

勝利山鏖



勝利出版社四川分社印行

勝利號

(三幕劇)

集體創作

楊
村
彬

周
彥

吳
祖
光

陳
白
塵

合 著

陳克成編述

勝利出版四川分社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勝利號 (三幕劇) 全一冊

每冊定價

翻

版權
所有

必

印

究

出版者 勝利出版社四川分社

成都春熙南段第十七號附二號

發行者 陳克成

社址：成都外南國學巷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營業部：三橋南街 電話 2383 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戲劇是警世的木鐸，社會教育的利器，也是宣傳佈道最有效的工具。六七年來，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牠盡了最大最多啓迪民智，喚醒國魂，提高敵愾心的責任。

戲劇對抗戰貢獻極大，而同樣地，抗戰對戲劇的幫助也至夥。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劇運都在以飛躍的速度發展着。人才的輩出，劇本的大量生產，劇藝水準的逐漸提高；……在在都使得劇壇呈現一種蓬勃熱烈的氣象。而在這泛濫全國的熱潮中，成績表現得更卓越的，則又得首推民族復興根據地大四川的省會——成都。

勝 利 號

入春以還，「中電劇團」「中華劇藝社」「劇專劇團」「怒吼劇社」等名馳全國的戲劇團體先後蒞止，再加上原設本市的幾個進步的劇團——「神鷹劇團」「血花劇社」「中國藝術劇團」「前鋒劇團」……等，千百個名劇人，百十個名導演和劇作家，菁萃一地，悉心協力，爲了爭取勝利，復興民族而奮鬥，陸續演出了「大地回春」「正氣歌」「第七號風球」「岳飛」等十餘個優秀的劇本，氣象萬古，風光旖旎，盛況確實堪稱空前。而恰在這戲劇氣氛萬分濃烈的時際，欣逢 國父誕辰，全國各地一致推行社教運動，省會黨政各界首長集議之後，決定採用戲劇作爲本省今年推行社教最主要的手段，由省黨部發動，從十一月十二日起舉行聯合大公演一月。而這演出的全部主權的責任！

從編劇以至搬上舞台——則承黃主任委員李陸先生指定由我承乏。

承命試辦之始，首先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設計一個不落窠臼，最有意義，最適於目前需要的劇本。

勝利已經屬於我們，而且業已在望，這是無可置疑的鐵的事實。可是，勝利到來以後，國計民生，經緯萬端，凡百俱待有以善其後。而在這千頭萬緒的善後工作當中，最迫切須要馬上解決，最爲國人所關懷的則是復員工作。

美國參戰不久，報章雜誌便開始研討戰後的諸般問題；其他與戰各國也莫不皆然。現在，勝利的曙光已經閃現在我們的眼前，對於那勝利到來以後第一步的復員的工作，我們怎可以不及早加以安排，帶給那些茹苦含辛，勤勞奮發，專心一意在爭取那夢想中的一天，歷六七載而不稍動搖的忠實的國民一些慰藉麼？

那夢寐實現以後，若干由於戰爭而產生的畸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然會紛至沓來，祈求解決。譬如：戰後的土地糾紛應該怎樣解決？得到過份利益的人應該怎樣處置？幣制應該怎樣調整？物資應該怎樣管理？建國的人才應該怎樣培植，儲備，分配，運用？抗戰中的重婚夫婦應該怎樣予以合理的解決？……凡此種種，都是承平時代所未曾有，而戰後却必須一一予以妥善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並不是一個預言家，也並沒有受命作政府國策的代言人。然而根據了一般常識，根據了正確的世界觀，不，根據了總裁在訓詞著述中原則的提示，我願假

「勝利號」——這戰後中國社會的縮影——和牠裏面所攜載的人，所發生的事，約略對以上那些問題做一個輪廓的解答。

「勝利號」攜載的乘客，有在抗戰中「越教越瘦」但始終不拋離「百年樹人」的崗位的老教授，有復興民族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鍊鋼廠的廠長，有榮譽軍人，有壯丁家屬，有敵國的反戰同志；也有附逆餘孽，有在抗戰中國積居奇發了橫財戰後仍希望把物資運回南京享樂終身的非法商人……他們，這各色各樣的人物典型，在從重慶朝天門到南京下關的航程上，各有不同的心情與感觸，也各遭受各不相同的際遇。一言以蔽之。「對於抗戰有過功績的人民，國家一定給他褒獎！但是，那些曾經妨礙過抗戰，借著抗戰的機會為非作歹，不顧民族利益，而圖謀私利的人，則要剝奪他們的權利和自由！」

此外，「勝利號」也預示了一個政治上的新猷——憲政的實施與總統的選舉。什麼人應該當選大總統呢？正如劇中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所說，誰領導抗戰，誰在抗戰中勞苦功高，誰一定當選！

是的，在「不久的將來」，「勝利號」必將攜載著一船效忠抗戰的凱旋的乘客，從重慶開回我們的聖城——南京去。可是，親愛的同胞們，當這勝利的船隻出現在你們的眼前時，請深思猛省：六七年來，攜載你們在驚濤駭浪的海上浮泛，而終於安然渡過彼岸的這隻小船，究竟是誰給你們造成的呀！

未了，我應該代表演出團體，對還在百忙中抽暇爲這戲的演出盡力協助的劇作者楊村彬先生，陳白塵先生，吳祖光先生，周彥先生，導演團應雲衛先生，萬籟天先生，賀孟斧先生，張駿祥先生，侯楓先生，及全體演員先生等致謝，並祝她們和他們健康。

陳克成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於
四川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人物表

邱學海 廣東人，是個造船家。在美國雖然賺得些錢，但他不是一個「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在祖國堅苦抗戰期中，也曾掏出他的心血和腰包，捐了不少的錢，幫助國家。抗戰初期，他愛國心切，就回到祖國來服務，現在任「勝利號」船長。

章定一 是一個學者，大學教授。抗戰期中，生活高漲，教授待遇很薄，他並不出絲毫怨言，身上的西服雖破得大洞小疤，但他仍安之若素。抗戰勝利，他乘着「勝利號」先回南京，他預備到東北接收某一個大學，去執行他崗位上的事業，為國家再培植無窮的青年幹才。

章母 她是一個和祥慈善的老太太，她懂得國家民族，對抗戰勝利，期望甚殷，於故鄉却又非常熱愛，在她臨終之前，能夠看見一眼家鄉風物，也就心滿意足了。

章妻 章教授之妻，淑德勤儉，堪稱賢妻良母的典型，對章教授體貼幫助，無微不至。抗戰前她過着教授太太優閒的生活；但在抗戰後，她身兼數職：教授太太，奶媽，廚子，洗衣婆，她仍然不動聲色，堅苦不辭，在抗戰勝利後，她還想替國家作事，當一個女職員哩。

章凱芬 她是章教授之女，一個中學生，是新時代的女性。雖然生長在極有素養的家庭，但脫不了普通一般女性的虛榮和幼稚。

章凱華 章教授之子，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天使，在章教授訓導之下，他頗知道國家民族的道理。

黃研因 他是研究工程的。抗戰期中，曾經作出許多對國防有很大貢獻的事業，抗戰勝利，對於戰後工業建設，抱着很大的熱忱。

施民權 全代會代表。穩重沉着，不多言，不驕奢，真能夠代表民衆，對於憲政的實施，懷着無限希望。

文執中 他是個典型的新聞記者，抗戰期中，站在公正不阿的立場，爲國家作宣傳工作，爲民衆服務，建立不少的功勳，勝利後在返故鄉的途中，他過不慣安閒生活，仍然展開他的工作，出現於羣衆之前，作他本位上的事體。

許與國 這個人富幽默，不大開瞭他的人，還以爲他是個神經病。他是軍隊裏政治工作大隊的副隊長，善於言詞，一貫向長於交際，無論對社會上那一流人物，他都能迎合他的心理。

李共存 與許與國是同隊，不過他的職務是政治聯絡員，他的交際能力雖不能與許與國相等，可是他和許與國的聯繫倒好。

金鑄新 在大學混過一二年，也叫着「大學生」。戰前曾做過銀行練習生，抗戰初期在他的家裏取了一筆現款，跑到香港買賣外匯，賺了些錢，過後就常常做些投機生意，不會幹過正當商業。

劉雲漢 知識粗淺，從前是一個小村鎮的土豪，抗戰初期，因為他不肯贖買救國公債，被地方人士攻擊，不得已，攜其財物逃亡後方，做囤積生意，幹了些不正當的行業。王嫂 抗戰展開後，丈夫在前方抗戰，她流落後方，爲衣食所迫，曾經做過暴發戶劉雲漢的僕婦，抗戰勝利，思夫心切，乘「勝利號」回到故鄉。

王金標 是王嫂的丈夫，小名叫三狗兒，生性魯莽，頭腦簡單，在抗戰期中，也曾建立不少的功勳，戰爭勝利後返家，因爲要到重慶來尋找他的妻子，在糊裏糊塗的當兒，錯乘了到南京的「勝利號」，遇合有緣，不知不覺間就在這船上會着他的愛妻了。

馬國柱 是一個榮譽軍人，對抗戰極有功勳，在「宜昌之戰」一役中，他是奮勇當先，入城的第一個。

葉廷琛 他在抗戰中，嘗嘗荒時期，翻印過幾部不切需要的舊小說，並且印售了抄襲來的幾張戰時地圖，也算是個文化商人；可是他犯了重婚，爲了戰後的重婚問題尙未明白規定，弄得他非常頭痛。

呂秀茹 葉廷琛的新夫人，脫不了虛榮，還是崇拜金錢，以她一副美貌面孔，贏得這位財主愛慕，雖知重婚，但一時利令智昏，悔之無及了。

葉戴氏 葉廷琛的原配，她的舉止，足以代表中國舊式婦女，因爲有這些美德，所以她能刻苦耐勞，孝順翁姑，抗戰期中她留在家裏做守家的工作。

葉小琛 是葉廷琛的兒子，和他父親簡直是兩樣，在離開父親的八九年當中，受着賢良

母親的教養，頗富國家觀念，對他父親在抗戰期中未能為國出力，却非常抱恨，充滿了不快的感覺。

歸中義一 日本反戰同志。

程頌年 偽市長，一個漢奸。

憲兵 甲

人 物 表

其他乘客

乙 丙 丁 甲 乙 丙 丁 辛 庚 己 戊 丁 丙 乙 甲

輪船侍者

序 幕

時 間： 不久的將來。

地 點： 重慶

凱芬小姐今天發了脾氣，她住的那間只容得下一張小牀和一張小茶几的小屋子，罩上了一層愁雲慘霧，連終日在地上亂跑的小耗子也躲在牆洞裏，只偷眼張望，不敢出來了。

凱芬小姐爲什麼生氣呢？假如在抗戰以前，這便不過是小事一椿，但是在今天說起來便不比尋常，原來凱芬小姐身上那件大衣，還是剛剛入川的第二年做的，穿到現在，不但領子早過了時，而且領子袖子下襟都磨破了，翻過來一看，更教人生氣，那羽紗的裏子，東飄一塊，西掛一塊，如一面萬國旗，每天往身上穿的時候，袖子裏總是鼓鼓囊囊要整理半天才得舒服。

且不提小姐們天賦的愛美之心，只從面子上說來，也有不能忍受凱芬小姐本來是又聰明又美又健康的女孩子，然而只爲了這件破大衣便弄得大失

尊嚴，甚至在人前不敢抬起頭來。

爲此凱芬小姐和爸爸媽媽吵了一嘴，黃昏時候，天色昏暗的當兒，她跑進房來，一下子坐在牀上，兩眼發了一會兒楞，後倒在牀上哭起來，漸漸哭出聲來。

天慢慢黑了，便是連那個小窗戶射進來的光線也逐漸暗淡。

他的媽媽悄悄走進來，看看女兒的動靜，劃火柴點亮了桌上的油燈。

章妻：（坐在牀邊上）凱芬，凱芬。

〔凱芬不理。〕

章妻：（低聲）凱芬，你哭了？

〔凱芬忍不住索性大哭起來〕

章妻：（爲女兒拭淚）凱芬不哭，凱芬不

哭。

芬：（坐了起來）媽媽，你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章妻：怎麼能不管你呢？怎麼能不管你呢

？

芬：管我……（又哭起來）

芬：爸爸騙人的。

章妻：爸爸不騙人，他真是那麼說的。

芬：我不要，（拿起牀上的大衣）這件

大衣多好呀！穿了七八年都可以拿

到古玩店去作古董了。領子上開了

花，袖子裏有機關佈景，手伸進

要過半天才伸得出來，裏子像萬國

旗，面子像擦桌布。

章妻：（不悅）你的嘴怎麼這麼刁？

芬：這件大衣穿出去，我就見不得人，

熱鬧的地方我就不敢去，昨天郁小鳳家請客，我都不敢去。爸爸還說……

章妻：爸爸說什麼：

芬：爸爸說：「舊衣服代表清高，破衣服代表刻苦，樣子過了時代表是讀書人的子弟」，總而言之，這件破大衣就是高貴，光榮，復興，勝利，凱旋的象徵。

章妻：爸爸說得不錯的。

芬：可是高貴，光榮，害得我不敢出門。

章妻：凱芬，我情願看見你哭，你鬧，我不喜歡我的女兒說俏皮話。

芬：（又躺下去）不說就不說。

章妻：你得算算你爸爸的收入，抗戰前他

一個月有五百元薪水，假若是拿物

價漲了三百倍來說，現在得有十五萬元一個月，才能過從前那樣的日子，可是現在的收入只有兩千元，不過只合從前六塊六毛錢的樣子，你想想……

芬：媽……

章妻：你爸爸要拿比從前一個老媽子的工錢還要少的收入，養活這一家人，你奶奶。你媽媽。你同你的弟弟。
〔凱芬不響。〕

章妻：假如給你做了大衣，我們全家大小得兩個月不吃飯，不住房子，才省得出這些錢來。

芬：（重新坐起來）媽媽，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章妻：凱芬，抗戰期間，我們受的苦，都

幕 序

會變成勝利以後的最甜蜜的回憶。

那時候，你就會懂得這破大衣的光榮的價值了。

芬：我懂得了，我懂得了……：

〔章定一教授，啣着烟袋進來。〕

章：凱芬，你知道爸爸爲什麼沒有錢給你買大衣嗎？因爲爸爸沒有作漢奸，沒有作奸商，沒有作貪官污吏，爸爸本來可以給你買許多大衣的，可是只爲了一直在作教授，所以把許多可以到手的大衣丟掉了。

〔章妻向他搖手。〕

可是現在爸爸多傷心呀！爸爸同媽媽加起來，也沒有二件大衣值錢呢。假如有一件大衣埋在這兒，讓你在大衣同爸爸媽媽之間選一樣的話，凱芬小姐一定是寧可不要爸爸同

媽媽，也不會放棄大衣的。

章妻：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章：（正色）可是爸爸得讓你知道，世界上

最值錢的是感情，世界上最高貴的是人格，也許現在有人重錢而不重人格，可是你爸爸是寧願窮死，不會爲一件大衣侮辱自己的人格。

章妻：不說了，不說了。

〔向章教授使眼色，表示凱芬已經懂得了〕

章：（向外走）你想想，靜靜想想……

〔章教授走出去。〕

〔凱芬哽咽着倒在床上。〕

章妻：（撫慰她）凱芬，你睡一會兒。

芬：……：

章妻：譬如我們現在作了一個惡夢，一羣強盜來佔了我們的土地，搶劫了我

們的財產；殺死我們的親人，可是我們起來反抗了，反抗了這多年，吃苦受罪，都是爲了永遠的幸福，強盜趕出去的那一天，就是天下太平的那一天，就是苦盡甘來的那一天了。

〔凱芬漸漸合上眼。〕

章妻：（拍她）睡吧，凱芬，睡吧。

〔章妻蹣手蹣腳走出去。〕

〔桌上油燈光漸暗，凱芬迷迷糊糊地坐起來。〕

〔天色大明，太陽光也照進屋裏來了。〕

〔凱芬好像穿上最美麗的衣服，屋裏的傢具也變得金碧輝煌起來。〕

〔窗外有鳥兒叫，天上也傳來了音樂。〕

芬：（驚異於這神奇的回還）噫呀！

〔正驚異間，她的弟弟章凱華也穿得一身漂亮衣服從窗口爬進來往門外跑。〕

芬：（叫住他）弟弟，怎麼不理我？

華：姐姐我不知道你在這兒。

芬：你爲什麼穿得這麼漂亮？

華：姐姐還不是一樣？

芬：怎麼會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華：姐姐，你真是個傻子，現在我們回家了。

芬：回家？

華：回到家鄉了，回到自己的家鄉了。

芬：真的？

華：可不是真的，你看這藍藍的天，是我們家鄉的春天，那水是我們小時候在裏頭游泳的地方，這小床，爸

幕 序

爸買給我們的。

芬：（聽着）這是誰在唱歌。

華：全國的人都在唱歌呢，因為抗戰勝利了，大家都快活極了。

芬：可是你現在到那兒去？

華：爸爸給我買了一架飛機，我去看看是什麼樣的。

（窗前有一隊飛機「嗡嗡」飛過。

華：（拍手）好呀！好呀！（向外跑）

芬：你慢點走。爸爸呢？

華：爸爸在前頭等我。

芬：爸爸爲什麼不給我東西？

華：我不知道，我管不着。

〔華跑了出去〕

芬：（追上去）弟弟！弟弟！

〔章教授衣冠齊楚走進來。〕

章：凱芬。

芬：爸爸！（驚異地）爸爸這麼漂亮！

章：打勝了仗，當然要穿得漂亮些。凱

芬，我跟你說得不錯罷？我們等！這幾年的幸福的日子，今天自己來了。你看你奶奶多高興。

〔章教授母親扶着拐杖入。〕

章母：真有這一天！真有這一天！我又看

見下關碼頭，又看見紫金山、天寶城、鷄鳴寺，我們又回來了。

芬：可是爸爸找……

章：凱芬，隨你要什麼，我都有。

芬：我要一件大衣，一件頂好看的。

章：你看！

〔章妻從裏面出來，手裏拿一件大衣〕

章妻：凱芬，這是給你的。

〔凱芬接過來。〕

芬：（還給媽媽）媽媽，我不要，這件

不好。

〔金鑄心手捧大衣一件，雙手奉上。〕

〔跪獻〕小意思，送給凱芬小姐。

〔注視有頃，接過來〕謝謝你。

〔華衝入。〕

〔搶過那件大衣，將金推倒〕不許

要他的東西！

你！

他是奸商，他是漢奸！殺死他！殺

死他！

〔一陣大亂，舞台全暗，凱芬仍舊

睡在床上。〕

〔喊〕我的大衣！我的大衣！

〔凱芬揉揉眼睛坐起來。〕

〔外面忽然炮竹聲大作。〕

放鞭炮！爲什麼放鞭炮！

〔華進來。〕

華： 姐姐，別睡了，別睡了！

芬： 外面什麼響，什麼響？

華： 你聽街上的廣播！

廣播聲： 同胞們，今天是我們最快活的一

天！我們的祖國已經完全得到自由

了，我們的人民全被解放了，我們

的土地全部收復了。一月之間，我

們抗戰軍隊，所向無敵，勢如破竹

，攻下了漢口、廣州、上海、天津

、北平、南京，收復了東四省，日

本軍隊已經全部退出中國了。

我們盼望了幾年的今天，終於

到來了。我們開回南京的第三隻航

輪定名勝利號，決定明天一早開船

，政府已經指定了在抗戰中最有功

績的人得到坐這一隻船的榮譽。

〔鞭炮聲將廣播聲壓下去。〕

幕 序

〔章教授跑入。〕

章：凱芬快起來！你要什麼樣兒的大衣，咱們全有了！快收拾你的東西，抗戰勝利了！咱們坐船回南京了！

芬：我也要，我要大夢，還有皮鞋，自來水筆

芬：爸爸！哪兒啊！是我剛才做了一個夢。

〔章妻趕上〕

章妻：好了，好了，都有，都有，凱芬快點，我幫你收拾東西。

〔章母扶杖一顛一拐快步入〕

章：不是，這回是真的！

華：姐姐！我是說真的嘛！咱們要回南京了！爸爸！您說過的，打了勝仗給我買一架真飛機！

章母：阿彌陀佛！我這條老命到底還有一天再看兒下關的碼頭啲！

章：（將華抱舉起來）小孩子，你要什麼有什麼！

（幕下）

第一幕

勝利號

時 地

問：

晨光曦微中

點：

重慶朝天門碼頭

〔勝利號輪船正離開碼頭，軍樂聲，鞭炮聲，歡呼聲，雜然並作。汽笛長鳴。〕

〔人都集中在甲板和兩舷上，這大棧間裏雖然堆了不少行李，却沒有一個人。大棧間兩邊正是船舷。〕

〔船行漸遠，汽笛又長鳴一聲，然後——船長鳳學海在廣播機中報告：〕

鳳(聲)：諸位旅客！我們「勝利號」已經

離開我們的陪都重慶了，這是每一位旅客一生之中最愉快的旅行，我鳳學海這艘勝利號輪船的船長，能夠替這一次凱旋歸去的同胞們服務，是引為無上的光榮的。因為在我的船上有着那末多為抗戰而立功勳的將士，大學教授，文化人，工程師；而他們更為着未來的新中國在這次凱旋之中，又開始去建立更大的功勳了！我，代表全船的工作人員熱烈地歡迎你們！現在，請諸位旅客各回到自己的艙位裏去，讓我

第一幕

再個別地來拜會你們，歡迎你們！
〔在船長報告時，許與國，李共存，自左艙門入，低語有頃，相互一笑。〕

許與國：〔向艙外〕讓我們臨時替諸位服務一下吧。——請進！

〔婦孺老弱在前，少壯在後，魚貫而入，秩序井然。許與國，李共存爲旅客對號入座。只有一位西裝先生，卽金鑄新稍稍越前一步。〕

李：先生，對不起，請等一等。

〔另一位旅客甲，似不客氣地——〕

旅甲：先生，從前上公共汽車，買戲票，才用得着這末擠哩！現在——

金：〔紅了臉〕對不起，我不是擠，因爲那位小姐——〔指着一個女孩〕

〔那位小姐就是章教授的女兒章甄芬。手提一大皮箱，尙未就坐向後面看什麼。〕

金：〔竄上一步〕我幫他一下忙。——

您的皮箱不是太重了麼？小姐？

芬：〔靦腆地〕嗯……不。

金：〔已經接過箱子去，〕你是多少號？我替你搬進去。哦，十二號！正好在我的旁邊。

芬：不不不……〔回頭〕爸爸……

〔還在行列後面的她的爸爸，那位大學教授章定一看見了。〕

章：你先坐下吧！

〔已經坐上座位的她的母親在叫了〕

章妻：甄芬，這兒呀！

金：〔見景生情〕哦！這兒，小姐；老

勝利號

太太，這是像小姐的箱子。（一鞠躬，放下箱子。）小姐，這是您的箱子。（退後。）

芬：（不好意思）謝謝。——媽。

章妻：坐下吧。

芬：爸爸：這兒！

章：（制止）噓，別吵！

（大家漸次坐定，鄭學海入。）

鄭：諸位：我是這勝利號輪船的船長，

我歡迎你們！

（大家又都起立為禮。）

許：我們得感謝鄭船長！

鄭：不：我是來向你們諸位道歉的！按

照政府規定，凡是凱旋回去的同胞

，都應該有船坐，有車子乘，尤其

是榮譽軍人，文化工作者，大學教

授和工程師，這些對抗戰有特殊動

績的人，每一位都該乘鑿頭等輪位

，但這勝利號三天前船位都訂定了

，而諸位都是臨時要求搭乘這隻輪

船的，所以只好拿這間大菜間來招

待諸位，要請諸位原諒！尤其是要

請我們這幾位對抗戰有特殊功勳的

人物，像榮譽軍人馬國柱同志——

馬國柱：（他胸前很多銀質和金質的獎章

，有點殘廢，站起來，粗氣粗氣，

但怪不好意思似的。）嗨，船長，

你說那裏話來？咱們當大兵的，從

前睡稻草舖睡慣啦！這末漂亮的洋

船，還有什麼說的？

鄭：還有這位鋼鐵廠的廠長兼國內有名的

工程師黃研因先生，他是回去建

立更大規模鍊鋼廠的，今天也只好

屈住在說了。

第一幕

黃研因：船長，您不用客氣了，下一班船

我本來有艙位的，但敵人打退了，

長江下游那許多敵人留下的鋼鐵廠

，要馬上去接收，我怎麼能等着誰

頭等艙呢？你讓我這班船先走，我

該感謝你了！

鄭：那里！那里！——哦，還有我們國

內外知名的經濟學權威章定一教授

您和您的老太太都在這兒受苦了！

章：（幽默地）船長：我是該坐坐頭等

艙，舒服一下了。可是想到我這條

破西裝褲子。（指它那屁股和兩膝

上補的地方。）怕褲子頭等艙的既

子，所以也早一班乘別的船走了！

……

鄭：（大笑。）哈哈！——還有……

許：得了！船長！你再客氣，我們只好

下船了，——哦，諸位，我們這大

菜間裏臨時乘客應該向我們的船長

道謝才對，大家推一個代表罷！

（在等到大家想出回答。）

許：怎麼樣？毛遂自薦，我許與國來代

表諸位罷？

（有人笑了。）

許：諸位別笑！我是在練習競選呀！選

舉大總統和國民代表大會代表，都

要公開競選呀！怕難為情還行？！

好，我就代表大菜間全體乘客向船

長道謝，船長，你是抗戰中最有

功勳的人！你替抗戰搶運過幾百萬

噸的物資，你替國家造了三四千隻

江輪和運輸艦！——諸位！我們船

長同時是國內最大的造船家呀！——

你的功績比我們誰都來得大，為

了你給我們便利，允許我們早一天

坐船凱旋歸里該感謝你！爲了你對

國家的助績，我們更該感謝你，況

且……呢……況且……得了，

就此——完結！再說一句四川話：

「船長，道謝了！」

應：

（大笑，）哈哈……可是老弟，

你要想當國民大會代表，我可介紹

一位現任國大代表給你，——這位

施民權先生，他是要趕到南京開會

去的，你先跟他學習學習一下吧！

施民權：（站起來。）哦哦，不敢當，不

許：

失敬！失敬！您是我們民衆的代表

，我向您敬禮！——可是請問：我

這樣兒可有資格當國民大會代

表麼？

施：

（微笑。）可以，可以……請問

許：

您是在幹的軍界，還是？

施：

我呀？您看我這一套布軍服還不知

許：

道？

施：

（懷疑）是軍界麼？

許：

軍界是正式武裝，我這……

施：

那末是——？

許：

（憨笑，）我呀！說文不是文，說

施：

武不是武，可又是能文能武，文武

施：

雙全！

許：

什麼？文武雙全？

施：

我是一個在軍隊裏的政工人員，幹

施：

政治宣傳的。……

施：

哦！那憑您這副宣傳本領一定可以

許：

當代表了。

施：

真的，真的麼？

施：

只看民衆選不選舉你了。

許：諸位，我要想當國民代表，你們選不選舉我？

〔衆人笑了。〕

〔章凱華叫起來了。〕

華：我選舉你！

許：（大喜）呀？你選舉我？爲什麼？

華：你一定會演戲，我喜歡看戲！

〔衆大笑。〕

許：好呀！好呀！我真會演戲呀！爲了慶祝我們的凱旋，在船上開一次同樂會如何？諸位先生和女士？

樂會如何？諸位先生和女士？

文執中：老兄你是不是該休息一會兒了？

許：爲什麼？

文：你，老兄一上船就滔滔不絕，到現在沒有個停，也該——

在沒有個停，也該——

許：哦！你是說我話太多，有點討厭，是不是？

文：（說不出，）不過……

許：你老兄錯了！我們這勝利號長途旅行，走到南京，沒有一個禮拜，也要五天。這末長的時間，要沒有一個討人嫌的人說說笑笑，怎麼得到了南京呢？我是個討人嫌的人，我知道。但任何一個社會裏如果盡是一些規規矩矩的正人君子，而沒有一個討人嫌的人，那還有什麼意思，有什麼趣味呢？哈哈……

敬

文：哈哈，老兄你真行！我這個新聞記者都趕不上你！

者都趕不上你！

許：哦！失敬！失敬！閣下原來是新聞記者，爲什麼不早說呢？早說，我早就退避三舍了，——閣下是

否有什麼公幹？

文：沒什麼。我不過想我們同船的人大

否有什麼公幹？

文：沒什麼。我不過想我們同船的人大

半都是對抗戰有功績的人物，我想個別地訪問一下罷了。

許：那末您請，我不過是窮擦罷了。——來，小朋友，我演戲給您看！

〔他找孩子玩兒去了。〕

〔但在一會兒以後他同每一個人都擦上了。〕

文：那末諸位，我要向每一位女士和先生來一次訪問了。我第一個先訪問我們的教授。——您這次勝利回去，是有什麼新計劃麼？

章：我是被政府派到東北去接收一個大學的。此次先到南京去請示，順便先將家眷送到南京。因為我們抗戰之前一直是住在南京的。

文：是的，是的……（筆記）

〔劉雲漢坐在教授旁邊，有點不安

，便站起身來想向外去走走。

〔但被坐在對面的王嫂看見了。連忙起來招呼：〕

王嫂：哎呀！老爺；您也回家鄉去呀？

劉：（大驚。）誰？——哦，王嫂。你

怎麼？……

王嫂：老爺，真對不起您；我跟太太說了，我不是不願意做，自從抗戰離開了家，就沒有回去過。現在打勝仗了，怎麼能再不回家呢？再說我那死鬼男人出去打仗打了這末幾年，也沒有的一封信，他要是活着，一定會回家的。我怎麼能不去呢？

劉：（有點心不在焉）唔唔，回去也好。

王嫂：老爺，您也是回老家嗎？

劉：唔唔。

王嫂：太太呢？

第一幕

劉： 喂……她……

王嫂： 怎麼老爺？太太沒有跟你回老家。

〔李共存走過來暗暗竊聽。〕

劉： 嗯，她沒有回去。

王嫂： 唉，老爺，我說過呀，在外邊弄的

人靠不住呀！

劉： 哦，我還有點事。……（欲走）

王嫂： 老爺我再請問您，前回托您打聽我

那死鬼男人的下落，打聽到了麼？

劉： 還……還沒有……（又要走。）

王嫂： 哦，老爺，你回家鄉去，這里的家

產和那些一大堆一大堆的貨就丟了

麼？

劉： （急止之）哦，王嫂，你坐倒歇會

罷，我去有點事。（看見房邊有人

）我的貨老早就沒有了。（下）

王嫂： 哎呀，我們這位老爺是怎麼啦！

李： （乘機而入）哦，王嫂，你好呀？

你也回老家啦？

王嫂： （懷疑）老爺，你？……

李： 怎麼，王嫂，你不認得我啦？我跟

你家老爺是熟人呀！我不是到你們

老爺家來過。

王嫂： 唔，唔，是麼？

李： 你們太太怎麼沒有回家鄉去呀？

王嫂： 是呀，我們那位太太呀，哼，我就

看不上眼，她從前就說過了，我跟

你結婚是可以，可是就不能跟你回

老家去。老爺你說——哦，你老爺

尊姓呀？

李： 哎呀，王嫂，你的記性好壞呀，我

跟你家老爺是同姓呀！

王嫂： 哦！劉老爺。你說我們家老爺這歲

年發了那麼多家財，還不是全被我

們太太揣上了腰包了？現在老爺回

老家，她又不肯去，這可不是人財

兩空？

李：你老爺的那些貨呢？——他不是囤

了很多的貨麼？

王嫂：是呀！曉得那些貨到那兒去啦？——

哦，劉老爺，您不是在軍隊裏幹事

的嗎？

李：怎麼？

王嫂：嗨，就是爲了我那死鬼男人呀！他

姓王，小名叫王三狗，官名叫王什

麼——王金標。他當兵當了幾年，

一點兒信都沒有呀？您能給我們打

聽打聽麼？

李：哦，可以可以，我替您找一個人來

問問。（伸了個眼色）

許：（走過來。）這位大爺，怎末啦？

李：好好，你問他罷，他會替你打聽的

。——這位王嫂當家的出征好幾年

了，沒有信。（低聲）我去釘釘那

一位，你就釘住那穿西裝的罷。

許：我有數了。祝你成功！

李：祝你同樣成功。（下）

許：王嫂，你來，你來，我跟你談談。

（扯到一邊去談話。）

王嫂：你真曉得我們三狗兒在什麼地方麼

？

許：來來，你坐下來慢慢兒談。……

文：那末你的意思就是——

章：抗戰是結束了，建國的工作却是無

窮無盡的工作！所以我們要永遠地

永遠地工作下去！在我是一個教育

工作者，我的任務是去培植人材，

我要在我的大學里去培植各式各樣

幕 一 第

的人材，我要培植。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裏面提示的中小學教師，軍人，飛行員，鄉社自治員，屯墾員，工程師，一切文化工作者，一切擔當得起建國工作的人材！——這就是我的任務了。

文：對於你的意見，我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謝謝。——老太太，您也能給我一點意見麼？

章母：（重聽）呀！什麼？

章：家母有錯耳聾。——母親，這位記者，問您，這趟回老家心裏覺得怎麼樣？

章母：嚶！好！好！我七十九歲啦！……不能讓這付老骨頭去往外鄉！……只要我能看到南京城，我就死也死得瞑目啦！……

文：好極囉！老太太！您的話是代表了

我們中華民族的最高的感情！——那末章夫人，你的高見？

章妻：抗戰中間，教授教授，是越教越瘦，當教授的妻子的，沒有辦法，只好儘可能的不讓我們教授再瘦下去，所以我就做了太太，兼廚子，媽媽，又兼洗衣服子的職務。現在抗戰勝利了，我想我該做點自己應該做的工作了。如今社會上不再會排斥女職員了罷？我這又老又醜的老婆子該不會不受歡迎罷？

文：當然！當然！勝利了的今天，男女是完全平等了！所以我還是要請教您的小姐！——

芬：我呀？我不會說話！

金：（鼓掌）章小姐，我歡迎你說話！

芬：我說，我頂喜歡吃南京板鴨。回到

南京我要一口氣吃它三隻板鴨，

然後，我就好好地讀書了！

金：（大鼓掌）好極了！好極了！一到

南京，我一定請你吃三隻板鴨！

文：謝謝！謝謝你的妙語！

華：咦，你怎麼不訪問我呀？

文：哦！還有小弟弟，你有什麼意見？

華：我本來預備了許多許多意見的，你

不問我，我全都忘了。

文：你再想想看吧。

華：不想了。抗戰勝利了，日本人都打

跑了。我想打也打不到了，沒意思

了。

〔衆大笑。〕

金：小弟弟真聰明！

歸中義一：（不流利的中國話。）小弟弟

，你還想打日本人麼？來，我是一個日本人呀！

華：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是日本的

反戰同志？對不對？

歸中義一：對！小朋友，我們日本的軍閥

已經垮台了，所有的日本人民，都

是你的好朋友，來，我們握一握手

，我們永遠不再打仗了！你也不必

後悔了！

華：（伸手）好，我相信你。可是你們

的國家如果再來打我們，那時候，

我長大了，可不客氣啦！

歸中義一：如果有那一天，我還是你的朋友，

因為我是反戰到底的！

許：（拿出照像機）別動——諸位！看

啦！這是真正中日親善圖！讓我拍

一張照片！——好！O.K.！（又與

第一幕

王嫂去談話。）

「章凱華與歸中義一分手，再一鞠躬，返座。」

金：（熱烈的擁抱凱華）好！小弟弟！

你真是我們下一代的代表！（向芬）
弟弟真聰明可愛呀！

文：（向金問章教授）這位是……？

章：（幽默地）這位是我們同船的，我還沒請教。但我保證他一定是個好人，他時常幫我的忙。

金：您太客氣了，章教授，我對於您真是久仰久仰了，我姓金，草字鑄新

文：金先生是在政界服務還是……？

金：不，不，我對於抗戰是沒有什麼貢獻的，慚愧得很，可訪問的人物很多，不必客氣罷。

文：不，不，勝利號上的人物都是對抗

戰有很大功績的。您又何必客氣！

請教是在哪兒服務，過去？

金：我，我是在，在工業界服務。

〔許與國已經注意看他了。〕

文：那末和我們黃廠長是同行了？

黃：哦！金先生，您辦的也是鍊鋼業

麼？

金：（閃爍）不，不，我不過辦點小工業。

文：客氣，客氣。是紡織業？

金：不是，不是。

文：是化學工業？

金：也不是，……我不過辦點火柴，

小工業。

黃：哦，火柴業我的熟人很多，貴廠在

哪兒？

文：也在四川？

金：（退讓）其實，廠也不是我辦的，

我……：我不過擔任一個工程師罷了。

黃：哦，好極了！那末吳工程師吳大非

很熟罷！

金：吳大非？認是認得的，不過不很

熟。

文：哦，對了！您和我們黃廠長依然是

同行了！他也是一位著名工程師！

金：久仰久仰！

文：貴廠是在四川？

金：嗯，不，是在貴陽，所以四川方

面工業界的人認識得很少。噯，很

少。

黃：哦，那末金先生是在貴陽燧生廠

麼？

金：（臉漲紅了）不，不，我是在另外

一家廠。

黃：另外一家？另外沒有什麼大火柴廠了呀？

許：（大聲）哦！金先生，那末說起來

，您一定是光明廠的金工程師了？

我認識您！我認識您！我們一起吃

過飯哩！

金：（不知所措）哦……：

許：哎呀！老金，您的記憶力真壞呀！

你們的廠不是剛辦了不久麼？恐怕

才兩三個月，就抗戰勝利了，你也

就離開廠了。那次找和你一同吃飯

的時候，你不是同我說，你馬上要

回故鄉去再建立一個更大更大規模

的火柴廠麼？

金：（難得有這麼一篇鬼話，也就將計

就計。）是呀！你看一年多經營，

幕 一 第

許：我又要回去了！——哦！我也慢慢想起來了，我們會面是在——

就是在你的廠裏呀！我還記得你們的廠是建築在一個小山坡上，對不對。那次我是和小黃一道去的。哦，我今天正要向你打聽小黃的消息哩！——來來來，我們到甲板上去暢談暢談！（拖金欲去）

文：（攔住許）哦·老兄，我又碰上你啦？

許：（裝傻）怎麼一回事？

文：我正在訪問着金先生，你一來又滔滔不絕來了一大套……

許：我說過了：我是文武雙全的宣傳家呀！

文：可是我的訪問還沒有完呀！

金：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我同——我同我的老朋友多談一會吧。對不

許：起。

嗨，老兄，抗戰勝利了，我這文武雙全的工作也快要改行了，你這新聞記者可有得做啦！讓我一會兒！回頭見！（拖金下）老金，你說小黃現在怎麼樣了？

王嫂：噯噯，那位老爺！我那死鬼男人的事到底怎末辦啦？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呀？

許：（伸回頭來）你別慌！我停會兒就可以告訴你：你那死鬼男人在哪兒了！你等着吧！（下）

王嫂：這個人像有點兒瘋病？

文：真是個神經病！

章：這位老弟到是一個最識趣的人。

文：（向榮譽軍人敬禮）同志，我來訪問你了！

馬：嘿！咱有什麼話說！

文：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論，我們的武裝

同志。

馬：咱們當軍人的，不應該隨便講話。

文：那里——現在抗戰勝利了，憲法馬上

就公佈了，一切集會結社，出版言

論都有自由了，當一個老百姓，都

可以說話，何況你是抗戰中有光榮

歷史的榮譽軍人呢？

馬：咱有什麼說呢？

文：你在想什麼，就說什麼。

馬：咱看見那位嫂子在找他的丈夫，就

想起咱那個婆娘來了。只要咱那個

婆娘在家裏守着，回了家再好好兒

耕田過活，養個胖子，那還有什

麼話說？

文：對——這是一個抗戰榮譽軍人最低要

求！那末，你這次回到家鄉以後，

……

〔那一對夫婦不安了，

呂秀茹：（走向艙外去）……

葉廷琛：你往哪兒走？

呂：坐在這兒有什麼意思？

葉：（追上來）到外邊去又有什麼！？

呂：（低聲，斥責。）你在這兒等新

聞記者來訪問你呀？人家要問你的

婚姻問題，你怎麼答覆？

葉：有婚姻糾紛的，也不僅止我們一對

呀！

呂：可是人家有辦法！你呢？

葉：我也在想辦法呀！

呂：你還在想！還在想！想了兩三年了

！今天上了船，還在想，看下了船

，你犯了重婚罪的時候，你還想什

第一幕

！

葉：你別嚷！你別嚷呀！

呂：別嚷？還怕個什麼？犯重婚的是你

也不是我！（下）

葉：（追出）你別着急呀！辦法慢慢想

呀！（下）

旅客甲：哦！這是一個偽組織！

旅客乙：此刻淪陷區的偽組織早已都取消

啦！這些家庭裏的偽組織可怎麼辦

呢？

旅客丙：你又沒有組織過偽組織，你担什

麼心？

旅客丁：不過平心而論，對這些婦女也該

有個解決的辦法才是呀！

旅客甲：我看呀，就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

〔文執中已經訪問到黃研因那兒了

黃：

！黃研因正做着結論

……所以，沒有工業的國家，就
不成其為現代的國家！工業歸國家
經營或者是人民私營，這是一個政
治問題了，我不打算發表意見。至
於遷川的工廠自然是不再遷回來了
，因為我們要在全中國普遍地建立
工業，我們不但要回到收復的土地
上去建立新工業，同時要維持後方
舊有的工業，不但要維持後方的舊
工業，而且同時要在大後方也建立
起新的工業，所以我現在只能這末
高呼：建立工業！建立工業！！建立
工業！我現在也是在努力地這末樣
做！

〔章定一等均鼓掌。

文：對於你的高見，真正是欽佩到五體

投地——我謝謝你指教！

〔葉廷琛跑回來了，向施民權請教了。〕

葉：我想請教你一件事，可以麼？

施：請問是什麼事？

葉：你不是去南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麼？

施：是的是的，

葉：這次大會裏，是不是會通過一條關於戰時婚姻糾紛的法案？

施：這個，大會還沒有開，我簡直無從答覆。

葉：那末請問，大會裏是不是會有這個提案呢？

施：對不起，我也還不知道有沒有人提。

葉：那末再請問，以貴代表的意見，對

於這樣的提案，是否可能通過呢？

施：任何一個提案，在未表決之前，都

沒有辦法預測它是否通過，我怎麼答覆你呢，先生？

葉：那麼，關於這個問題，不是找不到一點回答麼？

施：抱歉得很，我是很想替你找到一個回答，但我實在沒有辦法。

葉：（失望而去）唔，唔……

〔李共存上，正在找尋，許與國上（低聲）怎麼樣？〕

李：我救了他的危難，被我釘上了，——你？

李：（微笑）他已經同我認了同宗了。

許：那末你——

李：我姓劉了，注意。——現在需要來一次謠言攻勢，對他們進一步試

幕 一 第

探。

許：這交給我辦。

李：你不能！你要避免嫌疑。這謠言要

讓別人去——

許：你忘了我會演戲麼？

李：你此刻可不能演兩個角色？

許：（更低聲）放心！我可以利用播音

機！——走罷！來了！

李：（奔出去）本家！本家！你看這是

什麼地方？（下）

王嫂：咳，老爺，老爺，我們三狗兒的事

……

許：（急於要走）我已經替你打無線電

報到漢口去查了，馬上就有回電。

（欲去。）

（金鑄新捧了三隻燒鴨進來。

金：老兄，來來！

許：做什麼？

金：來喝點酒！

許：（暗示以文執中）我們還是外邊去

玩會兒罷，那傢伙又要問長問短的

，討厭透了！

金：好，好，我就來。（轉身問章定一

一家）

許：（脫身就走）好，我先到甲板上去

，（下）

金：章小姐，沒吃到南京板鴨以前，先

嚐一嚐這四川鴨子罷！章教授，來

一隻！……小弟弟，來一隻！

不，不……

章：哎呀，我說你真是個好人！怎麼，

你看我這個教授太瘦了，請我吃點

「油大」麼？

金：小意思。小意思。剛才和我那位老

朋友在甲板上看見有鴨子賣，就想起章小娟的話來了。

（幽默地）唔，那你的朋友，難道也是一位工程師嗎？

金：不，不，他過去是做生意的。那時候……

唔，我在火柴廠裏做工程師，他是我們火柴廠的主題。

章：哦……那末這鴨子只好拜謝了，……

施：（正在答覆文執中的問語。）……

這次國民代表大會就要通過憲法了

！所以，今後的中國，是一個上了軌道的民主國家！我是人民的代表

，人民有什麼話，我替人民說什麼

話，所以我希望人民來聽我說話，

而不是讓我向人民去說什麼廢話！

文：對！對！但是你的政見……？

施：

如果一定要我說幾句話，那就是：

我們如今都是 個偉 的民主國家

的公民，我們也可以享有 一切自由，

有一切權利！……其是對於抗戰有過

功績的人民，國家一定給他褒獎

……但是，那些曾經妨礙過抗戰，

阻着抗戰的機會而為非作歹，不顧

民族利益，而圖謀私利的人，他們

不應該 什麼權利，不應該 什麼

自由！就是說，我們要剝奪這些人

的權利和自由！

「章定一等都……鼓掌，金鑄新看

着別人，也鼓了鼓掌。

……突然播音機響了。

……

播音：諸位！此刻南京的廣播電台……重要

消息報告，請注意！……

……大家都緊張起來。重婚夫婦走回

來。

文：此刻（看錶）南京有新聞廣播？

聲音：最高當局目前正舉行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會議，討論抗戰勝利以後的一切的又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將有驚人的決定，每一個國民都應該特注意；比如在政治方面，憲政實施以後，人民如何執行民權？等等，比如在經濟方面，戰後的土地糾紛，怎麼樣解決。得到過份的利益商人，怎麼樣安置？幣制，就是說我們的法幣，在戰後應該怎樣整理？物價應該怎麼樣平抑？……

金：（不自覺地）哦……

聲音：國庫在商人手裏的物資，應該怎麼樣處理？……等等，在社會方面

，比如抗戰軍人的眷屬，抗戰中的

未婚夫婦等等問題！都將要有新的法令公佈！每一個同胞，都應該時時刻刻地加以注意。這些法令至多是一個禮拜以內就要公佈了……這是那一個電台廣播的？奇怪——

（奔下）

旅客甲：好嘍！太平年月要回國囉！

旅客乙：土地，幣制，物價，物資這許多問題都要解決了？天啦！我們將來的生活是如何的美滿呀！

（於是，一片歡聲，大家都紛亂的談論起未來快樂世界來，……）

——我與收回我的土地房屋，蓋一所大花園！

——我們再也不用一百元錢一管的黑人牙膏了！

——發國難財的商人恐怕要倒霉啦
——法幣太多的人才担心哩！整理幣制啦！

李：（劉雲漢上，李共存追隨在後。）
（哭喪着臉）本家，你叫我怎麼辦？

——抗戰中吃苦的人要翻身啦！

劉：……

——抗戰中享福的人該受罪啦！

李：你聽見廣播的消息了，政府對於物資一定要嚴格統制啦！我那許多的貨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王嫂：可是諸位老爺，我們家三狗兒，我那死鬼男人到底在那兒呢？

——那死鬼男人到底在那兒呢？

李：現在我真後悔！偷偷地囤積了這批貨，現在脫不了手了！將來如果被官廳查出來，那不是全部完了蛋。

金：（在人叢中急急忙忙地穿出去，像尋找誰。）……

劉：唉！唉！……

葉：你看，重婚的問題政府不是也要解決了？你不要着急呀！

劉：你的貨，你的貨，你的貨在哪兒呢？

呂：曉得是怎麼樣解決？

李：遠圍集在重慶啦！

葉：既然是解決，就是大家都不吃虧。你放心罷！

呂：大家都不吃虧！世界上的都是我

李：……

們女人吃虧。

李：……

葉：不會的！不會的！

李：……

李：……

……

人吞了！你替我想辦法呀！本家

！你替我想辦法呀！本家！

劉： 哎呀！我的本家！我還有甚麼辦法

呢？我如果有辦法……

李： 天啦！如果此刻能把這批貨脫了手

變成現款就好了！

劉： 現款又有甚麼用？不是要整理幣制

？

李： 幣制即使整理，錢還是錢啦，總比

一批貨全部被沒收統制強了多呀！

老兄，本家，你想辦法，誰肯買

我的貨，我廉價脫售！

劉： 本家！……我沒有辦法！

（許與劉上，向李示意。）

李： 本家，你來，你來，我們商量看！

（拖之前去）

王嫂： 這位老爺，你說，剛才那喇叭裏說

什麼？是不是我的死鬼……

許： 那倒不是，但是漢口已經有電報回

來了，說你的死鬼男人到了漢口了。

。

王嫂：（眼淚快流出來了）真的？真的？

漢口到了沒有？漢口到了沒有？（

奔出去）

（金鑄新奔上。）

金： 老兄你到哪兒去了？怎麼在甲板上

找不到你？

許： 我正在找你呀！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剛才廣播裏報告，幣制要整理

了，這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

金：（轉而一驚）發財的好機會。

（轉而一驚）發財的好機會。乘這時候，把法幣拋出，大批收進

貨物呀！

金： 你拋出法幣，這時候誰又肯要法幣

許：

自然有那阿木林呀！他怕貨物被沒收，法幣也許有改變，總比貨物好辦呀！——噫，老兄，此刻有地方挪筆款子麼？

金：

（主意不定）你！……走）

金：

在這船上哪兒有款子呢？

許：

嗨！嗨！眼着一筆財發不了，我的

金：

（眾人還在議論紛紛，歡聲一片）

錢太少了！

金：

你買進貨不怕脫不了手麼？

（突然堅決地向外去，——忽又轉身。）章小姐！對不起，我去一會就來。（剛向外走）

許：

老兄！你真傻！法律不究既往，在

金：

（劉雲漢頹然走進來。）

法令公佈之前！我拿錢買了貨，這不比法幣在手更穩妥麼？——得

劉：

（一怔）什麼貨？

了，老兄，你不能幫忙。我再去想想別法，那傢伙正急於要脫售，遲

金：

我很快地跟你說了罷！你的貨如果想脫手，我可以全部收買！

了怕別人搶了去！（欲走）

金：

是誰呀？誰這末傻呀！

劉：

你……

許：

就是我那朋友的朋友——哦，老兄

金：

快點！你說罷，你有多少貨？

幕 一 第

劉：我……：

金：乾脆告訴你，我有位朋友想搗你便宜。

劉：你的朋友？

金：就是你的朋友的朋友，穿灰軍裝的。

劉：真的？怪道他在胡說……：

金：說實話，貨物我有辦法脫手，沒有虧吃，我都是幹買賣的，那兩個傢伙不大靠得住。

劉：這倒是真的。

金：快點，他們停會兒又要來搗蛋麻煩了。快點罷，你有多少貨？

劉：（掏出一堆紙單）這是全部提單，貨已經在路上，在兩京提貨。

金：一共是多少貨？

劉：你看這上面罷，都是時令貨，貨價

一共是一千二百三十幾萬。

金：你什麼價錢肯脫手？

劉：你總不能讓我太吃虧呀！

金：六百萬可以罷？

劉：你讓我蝕一半的本，那怎麼行？老兄，我不賺錢就是了，一千二百三十幾萬，你除了那三十幾萬零頭罷。

金：好，八百萬成交罷，脫不了手，也是你吃虧。

劉：不見得我還是有辦法，好！一千一百萬罷，少了不談。

金：好！九百萬！

劉：一千零五十萬，不能再少。
〔李長存在船門口一現。〕

金：好！他來了，一千萬整，你賣就賣，不賣，去讓他搗便宜罷！

劉：（四顧）好，賣給你！

〔許李隱去〕

金：那末提單先交給我。

劉：你的款子？

金：（掏出支票簿，銀行存款摺等等）

你看，這兒有一千五百萬，先放在

你那兒作抵，到南京再辦手續。

劉：好罷。

〔各人收起單據，衆人還在熱烈討

論。

〔歡叫如雷。〕

〔許與國李共存上，金劉急分開。〕

許：諸位，文武雙全的人物又來了！

〔衆哄笑。〕

許：剛才我就提議過：我們勝利號上的

同志爲「慶祝凱旋」。開一次同樂大

會，現在廣播裏又告訴我們那末多

好消息，更應該慶祝一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以爲如何？

〔衆大叫「好」！〕

許：（試探地）老兄，怎麼樣？痛痛快

快地玩兒一陣吧！我這幾個法幣，

也許沒有了！

金：（興高彩烈地）好！我贊成，我來

大請吃！（奔下）

李：本家，這怎麼辦，你們還快樂？

劉：管他的！快樂一番我也快樂得很！

金：（重奔上）諸位！我們要痛痛快快

地慶祝一番！請諸位先喝一杯酒！

〔侍者數人捧酒上。〕

〔各人取酒。〕

〔金取酒二杯獻給章凱芬一杯。〕

金：章小姐，請乾了這一杯。

芬：我不會喝……

金：不：一定請請，——諸位！請！

（舉杯）

文：（大驚，轉喜）哦：你原來是……

好極了！好極了！

許：請！請乾了這一杯，我們來開同樂

許：什麼好極了，快舉起酒杯來；諸位

大會！

！乾！

〔衆人舉杯。〕

〔衆人舉杯，飲。〕

〔文執中奔上。〕

衆：乾！

文：（抓着許）你幹的是什末把戲呀！

〔突然汽笛長鳴，天空有轟轟之聲

你爲什末在播音機裏——

。不知誰聽了一聲「哎呀！飛機！

許：（急止）我禁止你說話，否則我打

！

穿你的腦袋！

金：（大驚）什麼？警報！

文：我文執中本我新聞記者的責任！

刻：敵機，（急忙鑽入餐桌下）

許：告訴你，我也是新聞記者，你別破

金：真是敵機，（慌了，鑽入桌下）

壞我的事情！

〔衆人也突然被驚呆了，相顧失色

文：你是新聞記者？有什麼證據？

！各各就近找他自認爲可以掩護的

許：（掏一張東西給他看）你看，這是

地方。

什末？

〔許，李定一定神，向窗外窺視一

第一幕

下。

金：（在桌下）我的支票和存摺呢？

劉：我的提單？

金：你的在這兒？

劉：你的也在這兒？

活見鬼：哪兒還有敵機？現在我們

勝利了！這是我們的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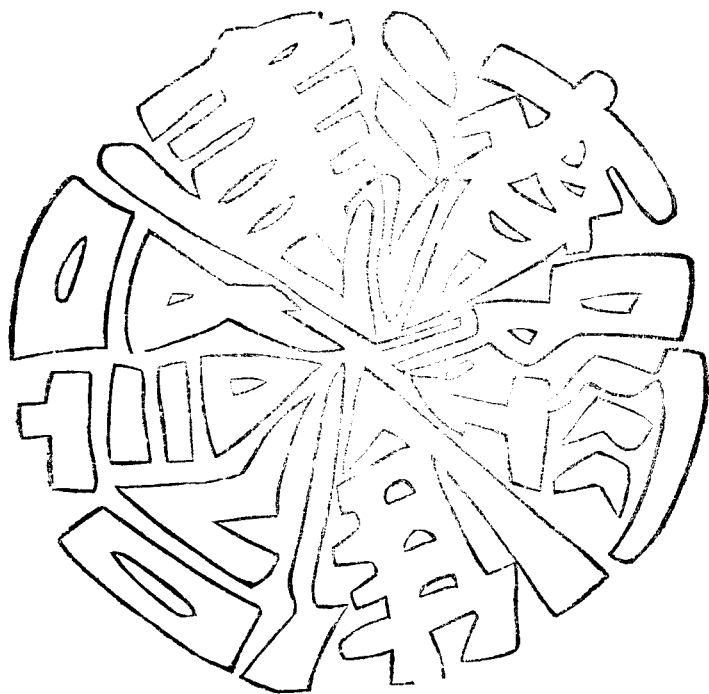
〔衆大笑。〕

〔金，劉鑽出頭來。〕

（幕落）

——第一幕完——

奠之業基礎



第一幕

第一場

勝利號

〔遊行大江中，將到漢口。〕

〔上午七八點鐘，天清氣朗，太陽光穿窗而入，大菜間內滿室通明。〕

〔大菜間內的客人，已經排列得井井有條。教授一家剛剛起身梳洗完畢，大大小小如衆星捧月般，爲老太太墊起一堆高高的被褥，扶她靠在上面。〕

〔工廠廠長黃研因用被蓋着高臥未起。〕

〔榮譽軍人馬柱國坐在舖上兩手各拿一個夾了肉的大饅頭吃得有勁，教授之子逼他講故事。〕

〔金鑄新已經穿得西裝筆挺，負手在沒有睡人的空隙地方走來走去。〕

〔劉雲漢睡着沒起。〕

〔王嫂坐在舖上凝目遠望若有所思。〕

〔葉廷琛和呂秀茹二人唧唧噥噥不知講些什麼？〕

〔李共有尙睡着，許與國伏在他身上喚他。〕

〔日本反戰同志歸中義一靠牆上讀書。〕

華：武裝同志，你再講宜昌大戰呀？

馬：（吃着饅頭）現在不講了。

華：不行！不行！昨天晚上還沒講完呀

幕 二 第

馬： 是呀！講故事嘛都要等到晚上呀！

晚上電燈來了，大家都吃過晚飯沒事了，才講故事呀！

不嘛！不嘛！你昨天講的宜昌大戰打退敵兵八十萬的故事還沒講完呀！

馬： 我晚上講，好不好？小同志，我在吃東西呀！

華： 那末你快吃！

馬： 那末你先讓他們講好嗎？……

許： （把李搬過身來）起來，太陽都晒在你屁股上了……

李： （含混地沒睜眼）去去，討厭！（

李又睡了）

許： （無奈）哼！

華： 那末，廠長你講講你在抗戰裏的故

事好不好？——他還沒醒！——哦

，你講，文先生，你是新聞記者，你的抗戰故事多得很呀！

文： 我呀！我是專門替人家編故事的，我自己可沒有什麼特別動人的故事呀！

華： 哦，金工程師！你來講一個故事！

金： （正在轉念頭）哦！哦！我講什麼？

華： 要你講一個故事！

金： 好，我講一個防空洞裏的故事！

華： 不要聽！我不聽防空洞的故事！

金： 那我講一個發財的人的故事，好不好！

華： 是不是你自己的？

金： （連忙）不是不是！

華： 我不聽！不聽！

金：那你到底要聽什麼呢？

華：船長說的，你們都是抗戰裏有功的人，我要聽你自己的抗戰故事！

金：（窘）我……沒有打過仗呀！

華：你不是工程師麼？你講你自己的故事呀！

金：哦哦……這個……這個……

章：弟弟，不要討厭人家金工程師有事

哩！來，我給你玩！

華：我婆聽故事嘛！

章：晚上講！

金：對，對！晚上講！晚上講！

華：我不！

章：來！爸爸跟你捉王八，好不好！

華：好！好！捉王八！捉王八！

章：好，凱芬，把撲克牌拿出來。

芬：（撒嘴）沒意思，我不玩！（說着

從枕頭底下拿出牌來扔在床上）

華：姐姐頂討厭了！

芬：我就是不玩。

章妻：凱芬，就陪弟弟玩玩，你看，我也來。

芬：（不作聲）……

章：（伏在弟弟耳朵邊）……

華：（拍着手）姐姐在想心思。

芬：（侷促起來）你瞎說！

（章推凱華一下。）

華：姐姐想心思，就不玩牌了！

芬：（撒嬌）爸爸！

章：（狡猾地）那麼就玩牌。

（章教授說着發牌給大家，凱芬

着嘴接受了。）

章：娘看我們玩。

章母：好，誰作了烏龜，給我打手心。

華：不！我說誰輸了給他抓癢。

幕 二 第

芬： 那我不來！

華： 你怕輸。

章妻： 不要吵，不要吵，奶奶說怎麼罰，

就怎麼罰。

〔大家就玩起來。〕

呂： 〔忽然〕不行！我不幹！反正我不

幹！

葉： 〔推開手〕那有什麼辦法呢？怎麼

辦呢？

葉： 昨天晚上不是說得好好的？

呂： 我沒聽見，說什麼！

葉： 〔在低聲音〕噉！「兩頭大」呀！

呂： 〔爆發〕放你的屁！

〔全房注目。〕

葉： 〔慌張〕輕點！輕點！

呂： 告訴你！你想不出辦法，我到了漢

口不下船！

葉： 那怎末行！

呂： 我到漢口一定不下船，我到南京去

！

葉： 好好，低聲點！好好商量，商量：

……

金： 〔繞到凱芬身後，走來走去吹着口

哨。〕

〔凱芬頓時神氣不安起來。〕

〔章教授偷眼在自己女兒，又看金

一眼，金又走一個來回，假裝咳嗽

，把手裏一個小紙捲扔在凱芬身後

。

〔凱芬乘衆人在看牌，回頭。〕

〔金指指紙捲。〕

〔凱芬點頭把紙捲輕輕取去。〕

〔章教授却都看在眼裏。〕

華： 我抽你的牌。

芬：（發覺自己只有兩張）啊呀！

華：給我抽！

芬：慢點兒！（把牌顛倒放過）

華：（一抽）啊！（指着凱芬）王八！

王八！

芬：（把牌一擡）你們通同作弊！

華：（爬起來）賂支你！賂支你！

芬：（笑着）不幹！不幹！

（凱芬站起來就跑一把將金抓住。

金：（攔住凱華）好了，好了！（低聲

向凱芬）回頭到漢口上岸去玩呢，

好麼？

凱芬：（點頭）嗯。（偷看紙條。）

許：怎麼？怎麼？你們是在演外國電影

呀？

芬：（忙躲開，）胡說什麼？

許：小姐？我並沒說你呀？

芬：（回向章教授）爸爸我頂不喜歡這

種油嘴滑舌的人。

華：何必歡喜他呢？也沒要你嫁給他。

章：（大笑）哈哈……

芬：我真要打你！

（凱華一轉到章妻身後，一把摟着

母親的脖子。

章妻：別鬧，別鬧。

（凱芬捉不着弟弟，一頭扎到章教

授懷裏撒起嬌來。

芬：爸爸你看，爸爸你看……

章妻：真是越長越小了。（回頭向許）先

生們看着笑話。

許：那裏，那裏，天真活潑！（走向李）

懶骨頭，可該起來了罷。

（凱芬站起來，瞪了許一眼，氣哼

哼地。

〔凱芬借此走開，偷偷打開手裏的紙捲捲看完了，隨便扔到牆角去。〕

〔金窺着她，同她打個招呼。章教授却把他倆都看在眼里。〕

〔凱芬搭訕着走出大菜間，金慢慢跟出去。〕

〔章教授走來走去抽烟捲。〕

〔許不在意的樣子走過去把凱芬看過的紙捲拾起，看了，撕掉。〕

〔凱芬又搭訕着走回來。金繼亦進來。〕

〔向金〕唉，老兄，回頭到了漢口，我們上岸去玩兒，好嗎？

〔一楞〕我……我不去。

海不去？好罷……

〔跑過來，〕什麼？漢口到了麼？

許： 哎呀！大嫂別忙，還沒到哩？

王嫂： 唉！怎麼還不到呀？

許： 快了，快了，你坐在那兒歇一會，要到的時候，我叫你。

王嫂： 真快了麼？

許： 再有十來分鐘就到了。

王嫂： 那我……〔忙去打行李〕

〔金與凱芬在同看一張報。〕

〔許去踢醒李。〕

許： 喂！懶虫！起來啦！快到漢口啦！

李： 莫踢，莫踢，起來就是啊！〔推劉〕

哦，本家！你也起來罷！快到了漢口啦！

口啦！

劉： 真的麼？好！到漢口我下船請你吃

豆皮。

李： 要到嘛！〔一躍而起〕

許： 好，你們到漢口都上岸玩兒了！〔

看看金等。搔首而去。〕

來：

（追上來）噢，老兄，我要寫篇特

業：

寫到漢口寄出去，今天讓我訪問訪

問你罷！

許：

訪問我這個不文不武的宣傳員？

文：

不，老兄，你見外了，我知道你是

許：

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還想採訪一

下，關於你的工作，那一位……

許：

（立止）得了！得了！（低聲）少

說廢話！（高聲）我是滿口的胡說

八道！登在你報紙上有什麼意思呢

！（下）

文：

你老兄何必謙虛呢。（追下）

李：

咳，本家，漢口除了可皮絲以外，

劉：

還有什麼好吃好玩的麼？

李：

多着啦！還有孝感麻糖！還有蝦仁

李：

！還有桂魚，還有漢口……

李：

你都請我？

劉：

當然！

李：

本家，你真好！你真像發了財似的

劉：

！

劉：

那里？我財倒沒有發，不過是快到

許：

家了，心裏覺得痛快罷了！快點罷

許：

！（在窗外叫）漢口到啦！漢口到啦

衆：

！（大家一陣騷動。）

衆：

漢口到了！漢口到了！

王嫂：

（提到包袱就向外跑）我下船！我

下船！

金：

（猛然驚醒）到漢口了？（向芬）快

點上岸玩兒去！

芬：

（奔出船門。）

芬：

（忘了一切）真的。真的。（亦奔

出）

芬：

（忘了一切）真的。真的。（亦奔

出）

華：（追出）姐姐！姐姐！你到那兒去

？

劉：到了？

黃：（半夢嚶地驚起）漢口？漢口要建

立十個大鍊鋼廠，十個大水泥廠，

五十家大紗廠，一百家……

〔許悄悄溜進來。

許：廠長醒醒啦！你怎麼在夢裏做計劃

呀？

黃：（醒了）哦……我在做夢？

李：真到漢口沒有？

許：（微笑）……（以目示意）

葉：（拖婦）漢口到了，下船呀！

呂：我不下！我不下船！

葉：先下去再說呀！

呂：不行，我不承認兩頭六耳！

金：（奔回）誰說到漢口的？

許：（笑）我說着玩兒的？

金：（氣）你爲什麼騙人？

許：我沒有騙你們呀！

金：不是你說漢口到了麼？

許：漢口到不到與你老兄有什麼相干？

金：我……我……我要……

許：（笑）我知道，你要上岸玩兒，是

不是？……老兄，你太不夠朋友了

，你上岸玩兒，可把我忘了！

金：胡說八道！胡說八道！誰上岸去？

一許等大笑。

葉：好了，好了，你不要吵了！漢口還

沒到哩！

呂：不管！漢口到了我也不下船！到南

京去！

〔王嫂奔回。

王嫂：倒霉！倒霉！這位老爺胡說八道！

漢口在那里呀！讓我撲了空！撲了

空這才倒霉哩！到了漢口找不到我

們三狗兒我就找你！

許：對不起！對不起！我眼看花了！

王嫂：你眼看花了？我找不到男人怎麼說

？（哭）

許：哎呀！你哭什麼呢？

王嫂：我怎麼不哭？我那麼多年辛苦吃下

來了，趕到漢口，如果找不到他，

我怎麼活得下去？

許：噯呀！大嫂！怎麼找不到呢？我包

你找得到！

王嫂：你包？你說風涼話！我下了船你就

不管了！（大哭）

許：（哄他就原位）你別哭！別哭！別

哭呀！

馬：（煩了）哭！哭！把咱們的心都哭

亂了！

章母：唉！也真是可憐。

馬：「有緣千里來相會」。哭有嗎用？

〔王嫂哭得更響。〕

馬：（繃眉）女人本事就是哭。

許：不然，天生萬物都有他的用處，可

是放在每個人身上，就各有不同，

比如你的腿特別有用，她的眼淚在

她也特別有用。

馬：我看你就是這張嘴特別有用。

李：馬同志你的嘴也特別有用。

〔馬正從口袋裏拿出又一個饅頭。〕

（楞住）我？

李：你看你吃多少東西。

馬：（大笑，從口袋裏又拿出兩個饅頭

分給他倆）有的是，大家吃，大家

吃，昨天我上船，一個老鄉送的，我簡直吃不完。

李：對啦！這叫做有飯大家吃！

王嫂：（突得更厲害）……

許：（無法應付）大嫂……大嫂！哭

有什麼用呢？馬上就到啦！

王嫂：馬上到了，我更害怕呀；萬一他不

在漢口……（哭）

許：（忽然心生一計）哎呀！你抬頭！

「許向王嫂臉上端詳。

許：不要動，我看看你。

王嫂：你會看相？

許：（點點頭）……嗯，你的三狗兒有

多久沒有信了？

王嫂：打仗以前他就在南京吃糧，後來就

沒有音信，現在連頭帶尾算起來總

共有九年了。

許：（尋思）九年，九重天，九霄雲，九

品蓮，快得利，九九八十一，九是

陽數之極，抗戰了幾年，你們夫婦

分別九年也準碰頭，準碰頭，準碰

頭，你的準頭生得好，生得豐滿（

指自己的鼻尖）這就叫準頭，就是

準跟丈夫碰頭的意思。

王嫂：（將信將疑）您騙我？

許：我也是出名的鐵嘴，從來不自欺欺

人。

王嫂：我在重慶也算過命……

許：怎麼說？

王嫂：（羞澀）也說我們有團圓之日。

許：怎麼樣？我看相看得不錯呀！

王嫂：這倒叫我相信了，哎呀，老爺，你

會看相，怎麼不早說哩！

許：……！我是輕易不替人家看相的呀！

王嫂：這一下我連睡覺也睡得着了！

許：對對！大嫂，你先睡一會兒罷！到了漢口我再叫你。好不！

王嫂：好！好！（拭拭眼淚，倚着包袱睡下）

施：可是老弟，這是你說謊話的結果呀！憑你這一點缺點，就不能當民衆代表了！

許：哎呀！這末嚴重呀？

施：一個當民衆代表的，如果說了謊話，老百姓就要把你撤回來，一罷免——掉你！

許：哦！這樣說，得了得了，我還是吹吹牛罷！不想當代表了！

〔呂秀茹：忽然站起來，氣沖沖地走出去了。〕

〔葉追了兩步，又退回來，看他出了門。〕

葉：（聳肩一笑）你煩，我還煩呢，你有本事，一怒跳江而死，倒落個大家乾淨。

〔呂忽然又回轉來，站在門口。〕

〔葉掩口不迭。〕

呂：（靜靜地）你出來我跟你說。

〔葉啞啞連聲一同出去。〕

李：嗨！活現形！

劉：（感慨系之）唉！老弟，一哦本家，你又不懂啦！這也是一種豔福呀……世上最怕是女人不纏着你，纏着你都好辦！

李：怎麼本家？你又發牢騷了？是不是又想起丟在重慶的那位太太了？

劉：那也叫太太？丟他媽的！老子有的是——等他的，看老子回了家，討不到漂亮老婆？只要有（拍拍腰）

幕 二 第

包——穿好衣服沒有？準備快點上岸吃去！

〔章凱華在艙外叫：〕

華：到漢口啦，到漢口啦！

〔文執中奔入。〕

文：到漢口啦！到漢口啦！——嚟呀！

老兄你又跑進來啦！（我許談話）

〔一片聲：「真到漢口了！真到漢口了！」〕

劉：走！上岸去！

李：好！（向許一笑）走！

〔呂奔入，葉追進。〕

呂：我不下船！我不下船！

〔外面已經亂起來。〕

〔金向凱芬使眼色。〕

芬：爸爸，我要上岸去玩。

章：靠了岸，馬上就要回的。

金：我可以陪令嫻去，在江邊看一下就來。

章妻：凱芬，別去了罷！

芬：（不悅）我去看看就來！

金：不要緊的，章太太！

章：（微笑）好，你一定要去，就去罷！

！可是孩子（含意）可不要去遠啦！

！看看就回來！

許：（向章教授）不要緊，章教授，有我哩！——喂！老兄，等一等，我也去！

金：（大大不悅）你也去？

許：怎麼？怎麼？我是你的老朋友呀！

〔奔出。〕

文：（也追出）老兄，我也去！我也去！

〔船真靠岸了，外面一片湖北口音，小販力夫喧嘩不絕。〕

，小販力夫喧嘩不絕。

勝利號

〔江漢關的鐘正敲十點。〕

〔碼頭上歡呼之聲大起！——〕

〔歡迎勝利號的同胞！〕

〔歡迎抗戰英雄！〕

〔歡迎抗戰有功的大學教授和文

化人！〕

〔歡迎建國有功的工業家！〕

〔……〕

〔暗轉。〕

——第一場完——

第一幕 第二場

〔船剛離開漢口，歡送的呼聲猶隱約可聞。大家都漸漸安靜下來。〕

〔馬一邊吃着饅頭，一邊向章凱華講宜昌大捷的故事。〕

〔記者文執中在和國大代表施民權談話。金和凱芬密語，章教授一邊抽着煙斗。〕

〔許和李在艙門口有所計議。〕

馬：

……那一天，我軍用一百二十尊

大砲向宜昌城的敵軍，轟！轟！轟！足足轟了三小時，然後我們三師人就不顧死活，拚命攻城了，一批人上去，垮了！再一批人上去，又垮了！第三批再上去——咱就是第三批！那時候，咱們的大砲，機

關槍，飛機，坦克車和敵人的機關槍。大砲嘍成一片，只聽得乒乒乓兵，響得你頭昏眼花！咱們就是這末衝呀！衝呀！衝呀！……你頭上戴着鋼盔沒有？

華：

不戴鋼盔還行？……

文：

施代表，剛才在漢口開幕的？代表大會是那一天有什麼消息麼？

施：

剛才在漢口聽漢口辦事處說，昨天舉行開幕禮，因為各省市的代表大都到齊了。

文：

那麼您遲到了怎麼辦？

施：

開幕禮自然是趕不上了，但我打算到蕪湖下船，乘火車趕到南京，重要的議程是趕得上的。

文：

您知道現在已經有了些什麼提案？

施：

提案太多，總有好幾百件！

文：關於經濟方面的很多麼？

施：自然很多！

文：有關於幣制的麼？（看一眼許）

施：聽說是有的？

文：幣制是不是要改革呢？

（金和劉聞聽趕過來）

施：這個我還不能知道。

劉：請問誰代表，以您的推測，幣制方面，是不是會有大的變革？

施：幣制問題，我們現在還無法預測。

劉：法幣會不會不值錢？

施：這個也不曉得。

劉：再譬如說，有一種人在國難期間發了財，現在帶了無數法幣回家，國家根本不知道他，又如何制裁他！

施：國家怎麼樣制裁，我們自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國家一定會制裁他。

劉：（橫之以目）……

金：老兄，你說是麼？

劉：（焦灼地）我剛才聽說，上次歐戰後，紙票子用車裝買一隻雞要幾萬

錢。

施：似乎有這種事情。

金：（坦然地）有法幣的人倒不要十分

擔心，囤積貨物才有點危險哩！施

代表，這次代表大會會討論統制物

資問題麼？

施：還沒聽說有這一類的議案。

金：那麼請問物資是不會再統制了？

施：（含笑）還不知道。

金：（故意慨歎）嗚：抗戰勝利了，商人可倒楣了！法幣在手裏不妥當，

貨囤在手裏也不放心！真是兩難呀

！

劉：（橫之以目）……

金：老兄，你說是麼？

幕 二 第

劉：（無法）自然！自然！

章：所以金工程師，還是你我沒有錢的人舒服，有錢的人才發愁哩！是不是？

金：是呀！是呀！

章：所以，閣下也不必杞人憂天了！

金：是呀！是呀！不過那些商人可真頭痛呀！你說是囤貨好呢，還是現金好呢？

黃：目前最好的辦法，是投資給工廠事業。

〔許和李穿場而過。〕

金：但是譬如說，現在有人有一批貨在手裏，總比現金比較穩妥吧？我想

劉：爲什麼呢？

章：因爲據施代表的報告：代表大會裏

有幣制方面的議案，而沒有統制物資的議案呀！

劉：（大驚）哦………

金：我………我倒不是這個意思，章教授。——但您是經濟學教授，您的意思是……？

章：（笑）我比刻還不打算發表什麼意見。

金：爲什麼？

章：我怕有商人偷聽了去，學了乖！

金：（大笑）對！對！………我們這兒難免還有商人！

〔播音機突然又響了

廣播聲：請聽時事報告：——

國民代表大會今日開第一次會議，曾經討論，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議案多起，其中關於改革幣制一案

，討論最爲激烈，一般預料，會議中或將通過一新幣制法案，關於文化方面……

〔以下字音模糊，忽又換了音樂。

文：〔又看表〕這會兒又有廣播？

〔忽然想起〕哦！〔忙奔出去〕

施：已經討論議案了？

〔金和劉均傾聽。無言。

葉：奇怪，代表大會對於婚姻問題怎麼

沒有討論呢？

呂：你還管那些做什麼？漢口不、船就

算了，你難道還想回漢口。回你的

老家？

華：不，不，不，我不過這末說罷了

！

呂：我知道你還是捨不得那那黃臉婆子

跟兒子，你下船好了！

葉：你看，你看，這是那裏說起，我到

南京好了，還說什麼呢？

馬：……我就第一個爬上了城，手

執大刀，見了鬼子就殺！殺！殺！

一連殺了十八個鬼子！我自己也昏

倒了！

華：哎呀！你後來呢？

馬：後來，我還不是活着？

華：你受傷嗎？

馬：你真傻！不受傷，這條腿會壞嗎？

華：那末這一個頂大頂大的勳章就是這

次宜昌大捷得的？

馬：對了！這就是咱得這第二十七個勳

章的故事！

華：〔起立〕這是抗戰英雄！敬禮！

〔許奔入，文追上

文：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你剛才是不

是又在——

許：老兄，你怎麼成了我的影子了？

文：我是採訪新聞呀！

許：這不是時候！老兄！

文：哦……

〔金又與芬在密語。〕

〔劉不安地走着。〕

〔李進來。〕

李：〔向劉〕 本家！我告訴你好消息！

聽說幣制又改革了，我兩批貨幸而

沒有賣掉，你說是不是喜事？

〔不耐煩〕 嗯，是喜事！是喜事！

李：本家，你怎麼不高興呀？

劉：活見鬼！誰說我不高興？

李：你爲什麼不來走走？

劉：那我就坐下……（坐）

華：〔向金〕 榮譽軍人的故事講完了，

金工程師，你的抗戰故事呢？

金：〔沒聽見〕……

華：金工程師！

金：我……

芬：弟弟要你講抗戰故事哩！

金：弟弟，我沒有到過前線呀！

華：哦，上午我就說過了，你做工程師

的，在抗戰裏也有功呀，你就講你

自己的抗戰故事呀！

金：好，好，我講防空洞裏故事吧！

華：又來了！我不聽防空洞故事！我要

聽工程師故事！

芬：你就講你怎樣做工程師的故事不好

嗎？

金：〔窘〕 這……這……

許：章小姐要你講，老兄，不能不講呀！

芬：去你的！誰同你說話！討厭！

許：哦，討厭！——我走開！

華：講嘛！講嘛！你到底有沒有抗戰故

事呀！

金：囉……有……有……有……

劉：（揷拍金肩膀）老兄，我和你咬個

耳朵。（向外走）

金：（如釋重負）好！我有點事就來。

（許令李尾隨之）

華：狗屁工程師！抗戰抗了那麼多年，

一個故事都講不出來！

芬：金哥！你又罵人！

華：我罵他和你什麼相干？

芬：不跟你說！

許：跳芽小姐又生氣囉！

章：討厭！誰又跟你說話了？

芬：跳芽，過來，我跟你說話：

什麼，爸爸？

章：剛才漢口玩兒得好嗎？

芬：好。

章：你走遠了沒有？

芬：沒有走多遠。

章：如果沒有走多遠，就快點回頭吧！

芬：（不懂）我不走已經回來了嗎？

章：（笑）我是怕你在另一方面走錯了路

芬：（睜大眼睛）爸爸！你

章：抗戰結束以前的晚上，你不是還做

過夢。

芬：（點頭）……

章：當心那個夢！又有人要送大衣給你

了！

芬：沒有！沒有！爸爸！

章：我看得很清楚！我只警告你！小心

上當！

芬：我不會上當！

幕 二 第

許：哼！不會？小姐，馬上我就要請你看戲了！

芬：又來了，討厭！

許：又討厭？好，再走開！

〔王嫂忽然從夢中醒來。〕

王嫂：哎呀！看相的真靈驗！我真碰見他了！

許：（大驚）哎呀！你碰見誰了？

王嫂：哦，老爺，你看的相真靈呀！剛才

我碰見我們二狗兒了！

許：你在那兒碰見的？

王嫂：（想了一想）哦……：我是做夢，

夢裏碰見的！

許：哎呀！大嫂！誤了車啦！渡口已經過了？你怎麼不下船呀？

王嫂：（大叫）哎呀！這怎麼得了呀？我要下船呀！我要下船呀！（抓了包袱

就向外跑。〕

許：（追過去）你別亂跑！你別亂跑！

〔衆茫然。〕

〔金上，劉追上。〕

劉：老兄，你別走！我們仔細談談！

金：沒有什麼談的，一言爲定，那有後悔的道理？

悔的道理？

劉：我們以前不過是口頭的協定，不足

爲憑的？

金：（回坐位上）好，不必談，不必談！

劉：（不捨）老兄不是我後悔，實在是

彼一時，此一時……：

金：（制止）現在我們不談，可不可以

？

劉：老兄，不談不行的，我實在吃不消

……：

金：那末好，我跟你談，（拖之再出）

（金和對下）

芬：這是怎麼回事？

章：你慢慢地看吧，教你當心的道理就在這裏！

在這裏！

芬：怎麼？金工程師？……

章：（耳語）……等着看罷。

（榮譽軍人王金標背行李上）

王：諸位同志，這兒有位子嗎？

華：有有有，剛才空了一個位子。——

武裝同志你也是榮譽軍人？

王：是呀！小朋友。

華：怎麼沒有人替你找地方？你是榮……

軍人，該有房間住呀？

王：誰知道？咱自己在找，隨便什麼地方罷！

方罷！

華：不動，讓我數數你有多少勳章？一

、二、三、……：哎呀！你有二

十六個？比他只少一個？

馬：誰？二十六個？——！老鄉，你

行！——那兒去？回老家？

王：（難為情地）咱不，咱家裏沒有人

啦！

馬：怎麼啦！

王：老婆跟人家當差，跑到四川了，我

到四川找老婆去。

馬：你上四川去？你票子呢？

王：（示之）這兒！

馬：呀！怪道別人不給你位子，你上錯

了船啦！咱們這條船是開南京的呀

！

王：（大叫）哎呀！上錯了船啦！（背了

行李就跑）停船！停船！（下）

馬：（感慨系之）嚙，有的找丈夫，有

的找老婆，找丈夫的找不到丈夫，

幕 二 第

找老婆的找不到老婆！

章妻：唉！天下真沒有十全的事呀！

馬：咱可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呢？

〔外面女人聲音！「找到了！找到了！」〕

馬：（大驚）誰找到了？

他

〔一個女人帶了一個孩子上，直奔重婚夫婦——葉廷琛和呂秀茹的坐處——原來是那葉廷琛的原配夫人葉戴氏。〕

葉：（大驚，起立）呀！

呂：（驚）誰？……

戴：（立在她們面前，一語不發）……

葉：你……怎麼？……（無地自容）

小琛：（向戴）媽，這是不是爸爸？

葉：哦！小琛！（低頭）

呂：（恍然。憤然而去）好……（下）

葉：（追去）你那兒去？那兒去？（下）

戴：（嘆一口氣）唉！孩子，找你爸爸

去呀！

小琛：……（追出）爸爸！爸爸！（下）

戴：（亦追出）小琛！小琛！……（下）

旅客甲：這又是一齣戲！

旅客乙：這齣戲還沒有完啦！

馬：……！自老婆的老婆嫌多了！

〔王嫂哭而上，許追在後面。〕

王嫂：我不想活啦！我不想活啦！

許：你別急呀！到了九江下船，再送你

回漢口就是了，別哭呀！

王嫂：等我到漢口，曉得他又到哪兒了呀

？

許：大嫂，你別哭，看你的主人家幹什

麼了？

〔金入，劉又追進〕

李尾隨入。

劉：老兄，你不能對我置之不理呀？

金：（板起臉）你不用跟我說話！

劉：你怎麼這樣對我？你不能不講理呀！

金：什麼不講理，你說出讓別人聽聽！

劉：我說你不講理！

金：你再胡鬧，我可對不起你了！

劉：怎麼樣，你敢怎麼樣？

芬：（大驚）你們這是幹嗎？

許：小姐，你看戲吧，別管閒事。

金：你再胡鬧，我揍你！

劉：你這騙子！你敢！

金：（正要動武）……

王嫂：不行！不行！我要下船！我要下船！

！（奔向艙外）

許：你那兒去？船不會停的！（拖住她）

（外邊王金標的聲音：我要到四川去呀！）

王嫂：你鬆手！讓我走！（脫身向外跑）

（王嫂向外跑，王金標向艙裏來，兩件包袱行李札住了。）

王：不行！不行！我到九江去幹嗎！

王嫂：誰到九江？

王：你走呀！

王嫂：你走呀！

許：你們都進來坐坐吧！到九江你們都下去。

王：你到九江下？

王嫂：你到九江下？

王：哎呀！你是誰？

王嫂：（大驚）你是三狗兒？

（兩人木然而立，行李包袱落地）

許：（急忙拉開鏡頭），好戲呀！這是

幕 二 第

新武家坡呀！

李：還看什麼呀？學外國電影來一下呀

！（推二人擁抱）

〔二人急分開。〕

〔全船大笑。〕

〔四憲兵突押程頌年漢奸上。〕

〔衆人驚止。〕

憲兵中：諸拉同志，這一位沒有地方坐，

你們能讓一個坐位給他麼？

許：這是什麼人？他沒有坐位？

憲甲：每一個艙裏都不歡迎他，所以我到

你們大菜間來了。

許：爲什麼？

憲甲：因爲他是偽漢口市長，是一個押解

到南京去的漢奸！

旅客乙：什麼？漢奸？

章：（跑上去）這位不是頌年兄？

程：……

章：……頌年兄不認識小弟了？

程：（口吃）唔……

章：頌年兄比從前發福了，乍一看真快

不認識了，這幾年還得意罷？

程：（低頭）……

章：可是小弟弟不才如故，依舊是過的

粉筆生涯，兩袖清風，一家五口：

……同志，程先生住在那裏？

憲兵：在艙底下廁所旁邊。

章：好，好，再見，等一會兒過來暢

談。

〔憲兵押程欲行。〕

章：還有，還有，我還要道歉的，四年

前，老兄約我來漢口，我不能來效

犬馬之勞，有負盛意，真是抱歉之

至。

~~~~~  
 號 利 勝  
 ~~~~~

旅客丙：漢奸還要坐位？打死他！

衆：打！打！打！打漢奸！打漢奸！

憲乙：諸位：審判漢奸，自有國家的法律，不能動手！

衆：不管他！打！打！打！

〔衆人擁來要打。〕

憲乙：不許動手！——沒有辦法，漢奸先生，只有到廁所旁邊去坐了。……

連同我們也陪你聞臭味！

〔憲兵押漢奸下。〕

李：章先生，這傢伙實在難過。

章：兄弟平生嫉惡如仇，而這個人實在是無惡不作，不奚落他幾句，怎消得心頭之恨。

〔忽然水中起巨聲，船外大叫。〕

章：怎麼？

許：〔在窗口〕漢奸跳水自殺了。

〔槍聲兩響。〕

許：這算不了自殺，槍斃了！

〔金與劉依然對峙着。〕

章：你們二位還要動手麼？這兩齣戲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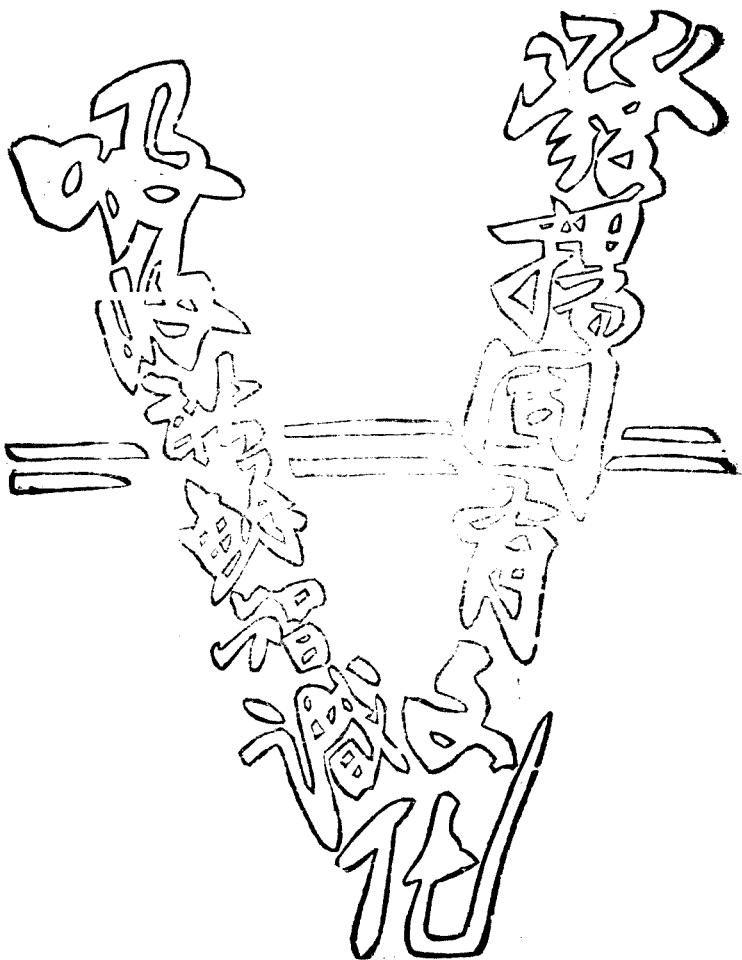
不好看麼？

劉：是他要動手！……

章：不要說了吧！你們看那在抗戰中吃了辛苦的，是如何幸福了，那在抗戰中投機取巧當漢奸享福的，如今到水裏受苦去了。你們二位坐下來想想吧！……

〔幕落〕

——第二幕完——



第三幕

勝利號

1

〔幕開以前無線電在廣播，那是船長的聲音：「諸位同志，我們勝利號在三十分鐘之後，就要到南京了，在到南京之前，全船舉行這個同樂大會，一方面是作爲本船工作同人歡送諸位抗戰英雄的意思，一方面也是慶祝諸位勝利還都，現在同樂會就開始了，因爲遊藝節目很多，我不再報告了。我們特請聯盟國記者團的代表詹姆斯先生說幾句話。（鼓掌）」〕

詹（聲）：「諸位女士，諸位先生，我現在要和諸位說的話是我們聯盟國記者對於偉大的中國民族精神的欽佩和

景仰，據說中國原是一個嗜好和平的民族，但決不是怯懦。相反的，却是一個極勇敢的民族，例如沒有一九三七中國首先堅忍的抗戰，不會有今天的世界和平。不是蔣主席堅定的領導抗戰，也不會有今天的世界和平。在這次爲世界和平而戰，爲恢復人性而戰，中國完成了最堅苦最偉大的任務。替全人類造成了永久的幸福，這是中國推己及人的哲學，也是耶穌負起十字架的精神。對於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除了表示欽敬以外，更願意始終和貴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緊緊攜着手來

幕 三 第

保障永久的和平。完了。」（鼓掌）

「現在進行第一個游藝節目，請何小姐唱凱旋曲。」

（鼓掌聲中歌聲開始，歌聲逐漸壓低，幕徐啓。）

（舞台上仍是那間大菜間，司樂會是在大飯廳舉行，這裏寂無一人，歌聲隱約傳來。）

（許偕李上。）

李：……如今他兩俱的證據都確實了，問題是在怎麼樣處置他們？

許：政府裏新法令還沒有頒佈，老實說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置他！

李：但在過去妨碍過國家民族妨碍過抗戰的，難道就讓他們逍遙法外麼？

許：那自然不！我在想辦法——第一，我們對於他們所有的調查工作不會

是白花了的，這個報告可以做將來

的參考，將來政府對於抗戰中投機商人的處置辦法，一經公佈，他們便難逃法網了。

李：可是現在——

許：現在的處置，只有道德的裁判！我想，我們這幕戲還沒有演到最精彩的地方哩！此刻船快到南京了，南京一到，這戲就演不下去了，我們馬上再去導演一番！

李：你打算？——

許：（耳語）……

李：那末事不宜遲！可是那位章小姐怎麼樣了？

許：去你的罷！（許和李分頭下）

（章凱華攜葉小探上。）

（許止於門口。）

許：弟弟，你怎麼不去開同樂會？

華：那個金工程師在唱歌像個公雞叫，

不好聽。——，葉小琛，你爸爸

是做什麼的？

小琛：我不曉得。

華：你怎麼不曉得呢？

小琛：我爸爸在重慶，我在家鄉，我不知

道。——，你爸爸做什麼？

華：（得意）我爸爸呀！是大學教授，

在抗戰裏頂吃苦的，也是頂有功勞

的人！……你爸爸到底幹什麼的？

小琛：我真不知道嘛！

華：不知道？那一定靠不住！

小琛：怎麼靠不住？

華：要是抗戰裏有功勞的，還會不知道

？

小琛：（大窘）胡說！我爸爸在後方好幾

年，怎麼會沒有功勞？

華：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小琛：我……我不知道呀！

華：你不知道，自然是沒有功勞呀！

小琛：（一氣而去）我不跟你說！（下）

華：你來呀！（便追去）

許：弟弟，我跟你說話！

華：陰子？

許：那金工程師歌唱得不好聽，我另外

請你看戲，好不好？

華：你騙我？

許：真的！我幾時騙過你？

華：我姐姐說你討厭！謊話！

許：你姐姐罵我討厭？現在還罵？

華：從前常常罵你討厭！

許：今天又罵過我？

華：（想）今天沒罵。

幕 三 第

許：

昨天罵過我！

華：

昨天……也沒有罵。

許：

那就對了！她好幾天沒罵我了，我現在都是真話！

華：

那你請我看什麼戲？

許：

這幕戲呀，停會兒就在這兒演。

華：

戲的名字？

許：

叫「兩狗打架！」

華：

胡說！

許：

真的！決不騙你，十分鐘以後你到這兒來看，一定有好戲。

華：

你演不演？

許：

我導演的。

華：

誰演呢？

許：

是兩個奸商。

華：

不會假？

許：

沒有戲看，你找我。——可是一椿

：你要看戲，得讓你姐姐跟你一道

來，就在這窗子外偷偷地看，不許

說話，一說話，他們就不演了。

好，我一定跟姐姐來十分鐘以後！

對了！——我去導演了。

許：

「凱芬在外叫：「弟弟！弟弟！媽

媽找你哩！」

華：

在這兒啦！

「凱芬上。

芬：

弟弟，小點，媽媽叫你去同樂會

哩！

華：

我不聽那金工程師的唱。

芬：

他早唱完了！

華：

我在這兒看戲。

芬：

這兒有什麼戲看？

華：

他說的！

芬：

他？……

許：……章小姐……我編了一個劇

本，自己導演的，馬上在這兒演！

芬：又胡扯！不聽你的！

許：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我特為你

編的！

芬：（嬌嗔）你又——

許：又討厭？

芬：噯！

（生氣）好囉你！愛看不看！（卜）

許：這回是真的，他說讓我打一兩狗打

架」哩！

芬：聽他的，走罷，回頭再來！

金：（金上。）

金：章小姐，你在這兒？

芬：晤，——哦，弟弟，我們快走罷！

媽媽等哩！

金：章小姐，我有話跟你說：

芬：（急急求去）我有事！

金：請等一會兒！

芬：我有事，我有事（攜帚下）

金：（搔首）……他媽的……（追

下）章小姐！章小姐！（下）

戴：（怒衝衝的進來）

葉：（追入）你這又何必呢！

戴：去，去，去，你去找那個騷貨，別

理我。

葉：你爲什麼不聽我說一句話呢？

戴：聽你說，你還有什麼說的，你問一

問良心看，你不能向我說什麼？這

多年我在你家裏給你扶持老的，撫

養小的，我把頭髮都熬白了，就指

望着抗戰勝利的這一天，現在好容

易熬到了，可好，你居然弄上這們

一個妖精，連家都不想回了，要不

幕 三 第

是我弟弟在重慶打電報告訴我你搭這條船下來，我趕到碼頭上來看到你，說不定你帶着那個妖精走到什麼地方去，讓我來給你看一輩子家嗎？

葉：好，好，好，罵夠了，總該讓我說一句了吧！我討了她這一點我承認我對不起你，可是我沒有說了，你不管呀！

戴：那末爲什麼到了漢口不下船？

葉：這個我是想把她先送到南京住下來接你。

戴：鬼話，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語的。

葉：我要是騙你，我讓炸彈炸死。

戴：我不聽那牙疼咒。

葉：我發誓你都不相信，爲我就這辦法了。

戴：就算你打算來接我，我就會跟妖精住到一塊兒去了？哼，你少做夢。

（小琛上。）

小琛：媽！

戴：去，滾一邊去！

（小琛含淚去窗邊。）

葉：那末，事已如此，你說怎麼辦吧？

戴：怎麼辦那得問你。

葉：我……我……你讓我怎麼辦呢？

戴：把那妖精打發走。

葉：可是……

戴：捨不得是不是？

（呂上剛走到門口看到戴立刻止步）

呂：喂！你這兒來。

葉：噢！噢！就來！就來！

呂：快點呀！

戴：哼！妖精，（向葉）別走，我門的話

~~~~~  
 號 利 勝  
 ~~~~~

還沒完呢。

葉：好，好，（催促不安）

呂：（在外）你到底是不來？

葉：來了，來了，（跑出）

戴：你好，你好，你爲了你那妖精簡直

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到南京我們

到法庭上再算賬去（哭着跑出）

葉：（在外追去）你何必這樣呢！

呂：（呂奔上。）

嘖！母夜叉。

（葉又奔上。）

（安慰她）你別理她！

呂：我自然不理她，不過，你今天總得

給我一個辦法。

葉：這個……

呂：不要這個那個的，告訴我，我不能

白白的聽着人家這嘛罵我！

葉：你別聽他的好了。

呂：我長着耳朵？我怎麼能夠聽不見呢

！

葉：那末……

呂：那末怎末辦，是她還是我，你痛痛

快快的說一句。

葉：我……我……的意思……

呂：怎麼樣？

葉：現在得有一個兩全之策，所以我覺

得還是兩頭……

呂：嘖，你做夢，她肯我還不肯呢。

葉：那怎麼辦呢？

呂：你沒有辦法我到行。

葉：什麼辦法？

呂：她說的，南京的法庭上見。（跑下）

葉：你別走，你別走。（追到門口看她

去遠，頹然而還）唉，這是他媽的

幕 三 第

什麼日子喲！

小琛：爸爸。

葉：唔。

小琛：爸爸你究竟打過仗沒有？

葉：你爸爸也不是當兵的，打什麼仗呀！

小琛：那末！

葉：什麼？

小琛：那末你在抗戰時候做過什麼？

葉：你爸爸將末求利做生意！

小琛：爸爸你為什麼不去打仗？你為什麼

不替國家立點功？

葉：怎麼，你也要干涉我來了？

小琛：不，爸爸人家都在很熱意的說他的

爸爸替國家立的功，可是我：爸爸

你為什麼不做生意，不去打仗呢？

葉：放屁，你也教訓我起來了，你給我

滾蛋！

小琛：爸爸。

葉：你給我滾出去！（子出）

葉：他媽的，一個個都在逼我，可是他

媽的什麼日子喲！（下）

（王金標拖王嫂上。）

王：進來進來！

王嫂：幹嗎？

王：進來嗎！這兒沒人！

王嫂：沒人進去幹嗎？……看戲去！

王：（拖進來）看戲？我問你！剛才看

的那幕戲是什麼故事？

王嫂：那不跟我們一樣？抗戰的回了家，

過太平日子。

王：太平日子是怎麼個樣子？

王嫂：人家戲上不是偷上了？一天到晚快

快活活，有吃有玩的。

勝利號

王：還有呢。

王嫂：還有什麼？

王：人家戲上做的！

王嫂：呸！去死人！在衆人面前就親嘴！

王：我們現在也要過太平日子了！

王嫂：自然了！

王：（上前）那咱們餉……

王嫂：（大叫）幹什麼？

王：人家戲裏不是有的麼？

王嫂：呸！那是戲呀！

王：咱們就來唱戲吧。

王嫂：（推開）死鬼！

（馬國柱上。）

馬：老鄉！老鄉！——哎呀！要退回！

王：嗎事？

馬：對不起！我找一個勳章：

王：勳章丟了！

王：勳章？什麼樣的？

馬：圓的像這樣的，（指身上）可比這

個還要好。

王嫂：你這末多勳章，丟了一個算什麼。

馬：喝！這一個勳章可去不得。那個勳

章是我打進宜昌掛彩的紀念勳章，

當初連長親口對我說，有了這個勳

章，等到老了，幹不動活的時候，

政府還按月發餉呢。

王嫂：（一邊找，一邊問）你丟在什麼地

方了？

馬：我也想不出來？

王：這兒沒有，你一定丟在外邊了，還

是到外邊去找一找吧！

王嫂：對，我幫你到外邊去找一找。

馬：謝謝，謝謝。（下）

王：（拖王嫂）你別走！

幕 三 第

王嫂：我一會兒來。

王：得了罷；咱們的戲還沒唱哩！

〔正要拉她。〕

〔劉雲漢金鑄新上。〕

劉：老兄，老兄，我們開誠佈公地來談

一談！這兒沒有人！

王嫂：哎呀；——老爺？

劉：哦，你們在這兒；沒去看戲？

王嫂：（急向外跑）我去看戲！我去看戲

！（下）

〔王亦追下。〕

金：老兄，我們商人講的是信用二字，

你老兄要翻悔是做不到？（轉身要

走。）

劉：老兄，這不叫翻悔，我是情商，你

想我七八年來辛辛苦苦，不過發了

一兩千萬塊錢，不瞞你老兄說，我

的老婆騙去千把萬，我現在是人財

兩空，如今就剩下這批貨了，老兄

你又全部買了去，給了我這麼一堆

法幣，萬一幣制改革了，我不是成

了光棍一條麼？

〔許在窗口一現，即逝。〕

金：老兄，你不必訴苦，我一樣去了一

個老婆在重慶，這都是廢話，東西

是願買願賣，我沒強迫你，現在你

也不能強迫我。

劉：老兄，你不能太不客氣呀！

金：不客氣又怎麼樣？

劉：（又頓下來，）我是和你情商！

〔章凱華章凱芬至窗外。〕

金：斬釘截鐵一句話！生意是做定了，

沒有後悔！

劉：（怒）你真不講情理？

金：我講的是信用！

劉：（又要動武）告訴你，你要我的命

！我可也不能饒你！

金：（不示弱）怎麼樣？你要動手？

（擴音機裏又突然有了聲音。

「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前

次各方面盛傳改革幣制的問題，現

在國民大會裏已經有了明確的決定

，幣制不再改革了，因為，我們的

法幣的信用很好，而法幣的價格在

國際上並且一天天在上漲之中。所

以，諸位：你們不必再為幣制問題

發愁了，倒是關於物資的統制，國

民大會倒決定極其嚴厲的辦法：「

（這時，大菜間的衆人都紛紛地回

到窗外，諦聽。

（李止住大家，不讓進門。

金：（大驚）哎呀？法幣要上漲？

劉：（大喜）這倒是一個好消息！

金：那麼，好，我把所有的貨全部退給

你。

劉：對不起，剛才我要求收回那批貨，

閣下既不肯讓現在也不必談了罷！

（欲去）

金：（拖劉）老兄，你別走呀！

劉：噢，你老兄何必踞踞而後恭呀！你

說商人講的是信用，剛才你既然不

肯退貨給我，現在又何必改變主張

不守信用呢？

（許上，立艙門外。

金：我是向你情商呀！

劉：我剛才對你也是情商呀！哼！法幣

要整理，你就不肯退貨，現在法幣

值錢了，你又要退貨，老兄，天下

幕 三 第

有這等便宜事，你那裏是做生意，

你簡直是搶劫嗎？

金：（怒）說說乾淨點！

劉：怎麼樣？法幣住我這兒，不退！

金：（冷笑）哼！法幣？我給你是支票

和存摺，告訴你，我不承認，你到

南京還是拿不到錢。

劉：（大怒）混蛋！你敢騙我？

金：你罵誰？

劉：我罵你？我還要打你！（打）

金：好，（招架）

〔金劉打做一團。〕

〔衆旅客紛紛進艙。〕

〔章凱華大喜欲狂。〕

許：（急爲二人照相）好戲呀，這就叫

做「兩狗打架」！

〔衆哄笑。〕

〔金劉大窘，住手。〕

金：你們……做什麼？

〔四憲兵上。〕

許：工程師；請罷！劉老板，請罷！這

四位同志在等候你們哩！

金：我犯了什麼？

劉：你憑什麼？

許：別害怕，二位，你們二位雖然做過

奸商，但現在處置奸商的法令還沒

公佈，放心罷，現在不過爲了你們

二位妨礙治安，請你們到另外地方

去坐一坐。

金：（恍然）哼！你原來是——

許：對不起；我本來不是你的朋友，正

像你本來不是什麼工程師一樣。你

上當了，你太相信那擴音機的話

了，對不起，那都是咱們倆（指李）

導演的一齣戲罷了，而老兄竟然做了主角！

憲甲：請罷！

〔金劉隨憲兵下。〕

〔旅客向許李歡呼。〕

旅客甲：老兄，有你的，你建立了一件功勞！

旅客乙：瞧不出你二位，嘻嘻哈哈的，原來還有道理！

旅客丙：真是一幕精彩的戲呀！

華：〔拖住許〕咳！咳！這個戲還沒完呀！後來呢？……

許：後來，我還沒有編好哩！〔轉身見

芬〕章小姐！對這個戲有何批評？

芬：〔鼓嘴〕編的壞透了！

章：凱芬，別和人家生氣啦！要不是他在這個戲裏，也要演一個丑角兒

啦！還不感謝人家？

許：不敢當！不敢當！只要不罵討厭就行啦！

芬：〔嘴一撇〕你這嘴還是討厭！

〔衆大笑。〕

〔新聞記者文執中奔上。〕

文：天曉得，天曉得！你們這兒倒演起好戲來了？——老兄，怎麼回事？

許：不該釘的時候，你偏釘住我；今天

要向你公關一件新聞的時候，你又跑不見了！

文：怎麼樣！那兩位？

你到廁所旁邊去訪問他們罷！

〔擴音機裏船長的聲：——〕

鄭：〔聲〕諸位！我們已經看見南京城

了！……

文：〔指許〕又是你在擴音機裏騙人！

許：「呸！我人在這兒，怎麼是我騙你！」

南京到了！聽見沒有？（奔下）

（聲）……請諸位不要忙，現在

有一位貴賓來歡迎你們，因為你們勝利歸來的第一批民衆，國民代表

大會特地派了一位代表坐了小輪到

我們船上來歡迎諸位，這位代表，

不是別人便是同諸位一起在重慶上

船的施代表施民權先生，他在蕪湖

下了船，先到了南京，他現在又來

歡迎諸位，更是傷雨重逢，他現在

已經到了我們船上，請諸位在艙裏

等候他，他馬上來歡迎諸位。……

（汽笛一聲。）

衆：——呀，到南京啦！

——看見下關啦！

——吶！那不是紫金山？

（衆人均擁到艙門口歡聲雷動。）

（只剩下葉廷琛呂秀茹，和葉的元

配戴氏。）

呂：怎麼說，快點決定罷！否則我們法

庭上見……！

葉：你別……！！

戴：對，快點決定，否則，我們法庭上

見！

葉：天啦，天啦，這是什麼日子呀！

（外面有人驚叫聲。）

（秩序大亂，章教授及妻，女，子

等扶教授之母上。）

衆：怎麼啦？怎麼啦？

章：（叫）母親，母親……！！

章妻：娘！娘！……！！

芬：奶奶！奶奶！

章：拿涼水來！

衆： 怎麼暈過去了！

章： 娘！娘！……

章母：（甦醒）哦！別害怕！別害怕！……

……我是喜歡得暈過去了！……哈

……我已經看見南京了！起來，我

還要去看看那紫金山！

章： 娘！您太興奮了！休息一下，下了

船看過飽罷！

芬： 奶奶：您嚇死我了！

（代表施民權上。）

施： 諸位！

衆： 哦，施代表來了！歡迎！歡迎！

施： 諸位！我是代表國民大會來歡迎你

們的！大會已經開二會了，幾天來

通過了許多許多關於建國的大計，

也通過了許多許多鼓勵抗戰有功的

人員，可也通過了許多許多處置危

害過妨礙過抗戰的漢奸和奸商的辦

法，並且……

（許上。）

許： 施代表！對於奸商的處置是怎麼樣

的？

施： 詳細的條文我記不清了，但是大致

是如此規定的，不管你現在手裏存

得有法幣也好，存得有物資也好，

法幣和物資本身都沒有什麼變動，

只看你的錢，你的物資是怎樣得來

的，就是說：你是正當的商人是被

保護的，不正當的商人，他的物資

和法幣都要歸政府統制了去建立工

業！

黃： 對！這是我的工作，這樣工業才能

建得起來。

許： 那末，那兩位奸商……？

施：老弟！我已經知道你建立了一件偉

大的功勞！放心罷，那投機商人是逃不了法網的！

衆：（歡呼）好！

許：那末，代表，我可以當選國民代表

麼！

施：那看大家選不選舉你呀？

許：諸位！你們還不選舉我？

衆：（大笑）……

施：那也要等到下一次啦，——哦，重

要的事，還沒報告哩，今天下午，

便要通過憲法，接着便要選舉大總

統了！從此我們便是一個自由平等

的民主國家了！

旅甲：施代表，這次選舉總統，您預料誰

可當選？

施：我不能確定告訴你，但是我可以這

樣說：領導着抗戰而勞苦功高的一
定當選。

衆：（歡呼）中華民國萬歲！

（船長鄭舉海上。）

鄭：諸位，現在船已經到南京碼頭了！

（汽笛一聲。）

王嫂：（問馬）你的勳章找到沒有？

馬：找到了。

王：在那兒找到的？

馬：我真糊塗，我怕去了，早上把他放

在口袋裏！

王嫂：噢！

許：（捧着一隻板鴨）章小姐！這是你

到南京的第一件事！

芬：（靦覷地，）你……？

許：這件事該不討厭了呢？

芬：（笑）謝謝你！

鄭：我來恭請諸位下船！岸上千千萬萬的羣衆正等候着你們哩！

章：船長，我們該與你告別了。我年歲大一點就代表全體向你道謝罷。這一次勝利號歸來，但也有一些小小的風波，這可見即使是勝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我們不能不感謝船長，他終於使我們平安的到達南京了！我個人尤其感謝他，因為由於這次勝利的旅行，我的女兒（拉芬至身旁）認識了一個好朋友，（拉許至身邊）我想我的女兒和他也是感謝你的，是不且？

鄭：那末，請諸位下船罷！這次不拘泥於老弱婦孺在前了，我要請榮譽軍人，教授和工程師，文化工作者以及一切對抗戰有功勳的人在前邊走

——而且，這也是政府的規定。
（在論議中大家魚貫而出。）

（廣播聲音起。）

廣播聲：「在抗戰中堅苦的守着崗位同志們！在抗戰中建立功勳的同志們！南京市民在歡迎你們，房屋土地飲食衣物，早已價廉物美的好你們預備好了，我們用這一點來安慰你們這多年的辛苦，現在你們也許不相信，但是等到進了城，你們就知道這不是個夢了，同志們！我們之處淪陷區的市民在向你們致敬！你們，所有聽到這播音的中國同胞，立起來先向國旗致敬吧。我們現在以最大的熱忱來歡迎勝利號的同胞，不久也要以同樣的熱忱來歡迎你們——每個勝利號歸來的戰士。」

〔衆旅客盡出。〕

〔葉氏夫婦及元配與葉子落後。〕

戴：

贅，當時就缺乏了這份勇氣。看！連你的兒子都替你丟人！〔攜子出去〕走！我們先走！

小琛：〔大哭〕……

戴：小琛！哭什麼。

〔憲兵押金劉穿大菜間而出。〕

小琛：人家的爸爸，在抗戰裏都有功勞，

〔岸上軍樂聲大作。〕

都先下船了！只有我……我沒臉見

〔歡呼聲，爆竹聲不絕。〕

人！……〔大哭〕

〔幕落。〕

葉：〔低頭內愧〕唉！……我怎麼不想

——全劇完——

建功勞呢，〔輕聲〕我多了一個累

本劇第一次演出

日期：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起

地點：成都國民大戲院

演出者：黃季陸

主 催：陳克成

導 演：應雲衛 萬籟天 賀孟斧

張駿祥 侯 楓

演 員：

章定一 項 堃

章 母 呂 恩

章 妻 白 玲

章凱芬 A 路 明

B 路 曦

C 白 楊

章凱華 應大白

金鑄新 顧而已

鄭學海 湯 華

許與國 李 緯

李共存 沈 揚

劉雲漢 張 雁

王 嫂 A 李 健

B 歐陽紅櫻

文執中 姜祖麟

施民權 周 峯

黃研因 溫錫登

馬國柱	趙鈞
葉廷琛	張逸生
呂秀茹	A 冀淑平
	B 白雲
歸中義	常大年
王金標	賀守文
葉戴氏	李恩琪
葉小琛	徐忠孝
旅客甲	孫協之
旅客乙	駱南王
程頌年	張煌
侍者	沈安全
憲兵甲	郭五品
憲兵乙	徐田芳

職員：

舞台監督	辛漢文
舞台設計	秦威
音樂指導	蔡紹序
劇務	王克
裝置	程濟志
服裝	孫爲力
化妝	申明山
燈光	黃翠
道具	沈文光
效果	魏永秀
提示	郭平

